

著名世界譯漢

王大烈特腓

著 萊 考 麥
譯 家 勤 傅

行發館書印務商



F. B. Macaulay 著
傅勤家 譯

漢譯
世界
名著

腓特烈大王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初版

(972131)

漢譯世界名著
腓特烈大王一冊

Frederic the Great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譯述者

傅勤家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三九七二

港

(本書校對者王煊蕃)

腓特烈大王

腓特烈大王及其時代 (Frederic the Great and His Times) 這書已由洛齊爾 (Loehel) 和荷亨林敦 (Hohenlinden) 兩詩的作者闕佩爾 (Thomas Campbell) 氏編行於世至可欣幸。這位名家的苦心並非虛擲的。書中雖聲明係彙輯而成，然而殊饒有興趣，我們應以多看見此類的刊物出版爲快。惟所有紀事僅截至七年戰爭之開始爲止，故尙未將腓特烈統治時代最可注意之部分收入。

因此，我們應借此機會，把這位偉大君主來寫一篇小傳，當爲讀者所許。這位君主是現代因出身高貴而登位的。不過我們所擬的篇幅有限，要想把這冗長多故的史事縮短起來，殊恐有削足適履之譏。假使所寫有不能不從略之處，則當腓特烈大王及其時代這書的續篇出來的時候，讀者自可拿來補充的。

普魯士王國是歐洲大國中最後起的一個國家，但拿人口和歲入來說，他是居第五位，拿藝術科學和文化來說，如不能居第二位，亦應居第三位。約在十五世紀初葉，西琪門帝 (Emperor Sigismund) 把勃蘭敦堡 (Brandenburg) 侯國賜給霍亨索倫 (Hohenzollern) 貴家族。在十六世紀間，該家族遵奉路德的教義 (Lutheran doctrines)。在十七世紀初葉，又向波蘭王獲得普魯士大公的封地。雖說領土已大大擴充了，但是霍亨索倫家族首領的地位還不能和薩克森 (Saxony) 及巴威略 (Bavaria) 的選侯 (Electors) 相比。勃蘭敦堡大部分的土壤皆很瘦瘠。甚至在她的京城柏林和侯爵離宮所在的波資丹 (Potsdam) 其四周地方都是一片荒涼。有幾處地方，砂磧深厚，須勤加耕耘，方薄有黑麥燕麥的收穫。其他地方，則古樹參天，迄今仍未被人們所砍伐。羅馬帝國的軍隊會穿行這種林地，以征討多瑙谷地 (the Danube) 在別的地方，即土壤固極肥沃，然以卑溼不適居住，故貪其生產力而來耕種者，只得離此他適。號稱大選侯的腓特烈·威廉 (Frederic William, the Great Elector) 定有經國的方略，他的承繼者都說他們所以能成大業，是應歸功於他的政策。這位大選侯自威斯特發里亞 (Westphalia) 和約中，得到幾處很寶貴的領土，其中

有梅德堡 (Magdeburg) 所屬的富城或地域。他傳給他兒子腓特烈的疆域，已經和任何不是叫作王國的面積一般大了。

威廉很想得着王的尊號。他好排場，好浪費，將真正利益和重大責任置於不顧，惟知貪戀無謂榮譽，就不能使國家得到什麼好處，所以他傳給後嗣的財產，就變爲有名無實。然而他終究達到生平莫大的願望，那但是王的頭銜。一七〇一年，他就使用這個尊號。不過他此時不免要嘗嘗所有抱着奢望的暴發戶所遭的煩悶。拿他和歐洲其他國土比較一下，他好像一個捐班出身的印度官 (Nabob) 或教主代表 (Commissary)，只能同英國那些因上代叛抗金雀枝王朝諸王 (Plantagenets) 獲罪而喪失了公權的貴族們在一起。腓特烈一方面既要受原來的階級之嫉妒，他方面又要受新闖入的階級的揶揄，那是很顯然的事情。薩克森選侯自始即不承認這位新陛下。路易十四 (Louis XIV) 對於這位同輩分的國王所擺出來的神氣，頗像莫理哀 (Molière) 戲劇裏的伯爵對付沐猴而冠的約丹先生 (Monsieur Jourdain) 一樣。奧地利則多方向威廉勒索，以作承認之代價，到後來，乃勉強承認。

威廉死後，由他的兒子威廉繼任。這位王子雖說有些經世之才，然而他的美質卻爲他的惡習所掩沒。他的舉動之奇突，是在瘋人院外面所沒有見過的。但是他處理事務，卻是勤苦耐勞，絲毫不苟。他是使普魯士能在歐洲諸強國中佔到一席地位的元勳。普魯士雖國小人稀，而他卻毅然編成了一個強有力的軍隊。因爲竭力擲節的結果，使他竟能擁有常備軍隊六萬人。此等軍隊是受過極嚴格的訓練，倘拿他們來和聖詹姆士宮（St. James's）或凡爾賽宮（Versailles）的禁衛軍排在一起，就可以看出英、法兩國的軍隊同未曾上過操場上的新兵一樣了。因此，這樣一個軍隊的主人翁，在四鄰各國眼光中，不是當作可怕的仇敵，便視同可靠的同盟了。

但是威廉是一個精神有點異常的人。所有他的嗜好都變作熱情，而所有熱情又包含了病態的道德和理智。他性好節儉，但失之於鄙吝。他酷嗜軍容和秩序，儼同一個荷蘭市長（Dutch bur-gomaster）對於鬱金香，一個饒斯堡格會（Roxburgh club）會員對於喀克斯登版本書（Caxtons）一樣。當時柏林派往外國的使臣都以寒酸齷齪，貽笑他邦。普魯士諸王子王妃皆饌食菲薄，無以果腹，其烹調的拙劣，甚使餓漢亦望而卻步。但國王對於招募長人軍隊的耗費，則毫無吝色，不

計代價。國王的奢望是想編成一隊長人軍，故他派人在各國替他物色較尋常軀體爲高的男子。不但歐洲被他羅致殆遍，甚至阿勒坡 (Aleppo)、開羅 (Cairo)、蘇拉特 (Surat) 等亞非城中有頭高出衆的長人，亦沒有一個能逃得他的搜捕的。普魯士駐倫敦大使曾替他找到一個身高七英尺餘的愛爾蘭人。這個大塊頭便得到將近英金一萬三千鎊的賞金，比大使的薪俸要高出好幾倍。這樣的浪費是荒謬已極，因爲一個身高五英尺八英寸的強壯青年，定可成爲一個很有用的兵丁的，但是所得餉金，卻不過美金數元而已。他得到這個愛爾蘭大塊頭，好像收藏得一個鄂陀銅幣 (Brass Otho) 或一部比內嘎爾鈔本聖經 (Binegar bible) 一樣。

這是很顯然的，威廉行政的主要目標，雖說是要有一個強大軍隊，他的當國雖說是成爲軍國民訓練史 (history of military discipline) 中一個重要時代，他的喜歡閱兵雖說是他的最大的熱狂，但是在許多主張和平的君主中，他也佔有一席。我們深信他的避去戰爭，並非出於人道，不過是他的千百種怪癖中之一種而已。他對於軍隊的感想，猶如守財奴對於金錢的感想一樣。他喜歡收集他們，計算他們的人數，要看他們的人數增加。當他的長人軍隊趕走敵人好像趕走綿羊一

般的時候，他對於將來遂抱一種遠大的目光。但是這個將來常是向後退縮的。假使他的壽命能够延長三十年，他的卓越軍隊或者就把上陣線看作和在柏林近郊演習一樣不竭力了。但是他招集的雄厚軍隊，是註定了要歸一個比他本人更爲勇敢有謀略的人物來統率的。

他的兒子腓特烈大王是生於一七一二年正月。他的確生出來就心思敏捷，性情堅定，意志熱烈。至於他的其他品格，是否稟自先天，抑出於訓練，卻不易斷定。他童年歷史的淒慘，是耐人尋味的。就是狄更斯小說裏所講的教區貧兒院裏，或貧兒學校裏的孩子來同這位太子比起來，還算是得寵得多了。威廉生性殘酷，好武斷，而橫蠻可怕。他常暴怒如雷，打罵齊作。當他在路上行動時，什麼人都要躲開，好比獸苑裏放了一隻猛虎出來。假使他在路上遇見一個女人，他就踢她一下，叫她回家好好照顧小孩。倘若看見有牧師對着許多兵獸望，他便教訓這位可尊敬的先生，叫他多多修習祈禱，並當場給他一下有響聲的責杖，來強制執行這個忠告。但是他最不講理，最兇猛的舉動，要算在家裏所做的了。所謂王宮簡直是一座地獄，而他就是裏面最可怕的魔鬼，就是合摩洛侏

(Moloch) 普克 (Puck) 一魔鬼爲一的東西。他的兒子腓特烈和女兒味爾海爾密娜 (Wilhelmina

後爲巴路脫 (Bayreuth 的侯) 都是他特別討厭的人。他的頭腦，是沒有受過陶冶的；他輕視文學，痛恨異教徒，天主教徒，玄學家等，他也不懂得他們有什麼區別。據他的意見，人生事業是施訓練和受訓練。他以爲王子應坐在淡芭菰煙霧中，於噴洩煙斗之餘，啜着瑞典來的啤酒，打雙陸，以半辨士三枚爲輸贏，殺野豬，射數千鷓鴣爲消遣。但這位太子對於父親的辦公事或作娛樂，均非所好。他規避閱兵的職務，憎惡菸味，不愛鬪雙陸，或野外遊戲。他聽覺敏銳，擅長吹笛，他因爲幼時的師傅，有爲法國亡命者，所以對於法國文學和社交，遂心焉嚮往。威廉則認爲這種趣味缺少丈夫氣概，且又無聊卑鄙；但不問如何詈罵苦逼，反使太子在此方面的嗜好，更爲增加。當他到了心身發生大變化的年齡時，事情就變得更加不妙了。他犯了青年不知檢點之過，在慈祥明敏的父母，這種細故，總是看得無關緊要的。後來他給人家控告了。所控的種種惡行，真僞莫明，歷史不肯道及，諷詩亦噤若寒蟬。我們借英國掌璽大臣郭芬德萊 (Lord Keeper Coventry) 有力的話來說，『可爲其他一切罪惡厲階的人類敗德，對於這樣的惡行，尙且有所顧忌。』但是他青年時代的過失，雖說不上什麼怎樣卑劣，不過國王卻大爲震怒，他除了自己的過失外，痛恨人家一切的過失。他相信，不徇私情，就祇

是失之殘酷，上蒼亦當鑒宥。太子也不是一個迷信宗教的人，他好發疑問，提出與純粹路德主義（Lutheranism）不相容的辯論，致使他的兒子是傾向某種異端了。至於到底他是喀爾文派（Calvinist）還是無神論派，則國王也不甚知道。國王平時的惡行，已經够受了。但在他本人，卻以為這是基督教徒應盡的天責之一部分。所以他是一心一意以激發憎恨的職志。太子的笛子是給他打斷了，法文書籍是拋出宮外了，太子本人則挨跌，挨打，挨扯頭髮。吃飯時，盆子對準了太子的頭上拋過去；有時祇令其以麵包和水而食，有時則強使其吞下肚子所不能容納的髒骯食物。有一次，他把太子打在地下，沿了地板拖他到一扇窗前；太子費了很大的困難，纔得阻止他父親用一根窗幔上的繩索勒死他。王后這時，以不願見兒子處死而獲罪，因而受了極大的侮辱。袒護弟弟的味爾海爾密娜公主也差不多受到好像狄更斯小說裏的女主人的徒弟所受的待遇。這位不快樂的青年，時已趨於絕望的路上，他就想設法逃去。這樣竟激起了老暴君的怒焰，而幾同瘋狂。在軍隊裏，太子是一個軍官，所以他的出奔，便是私逃；威廉的訓條是以私逃為罪大惡極。這位神學論的國王在他半帶狂態的信札裏說道：『地獄裏纔有私逃。這是魔鬼的子孫幹的事。上帝的孩子是不會犯此的。』有

一個同太子要一起私逃的人，雖經軍法判爲無罪，卻仍殘酷的被處死了。即太子本身也有要受到同樣的命運之勢。幸虧有荷蘭、瑞典、波蘭等國的國王和日耳曼皇帝出來說話，纔勉強使勃蘭敦堡族未演成一件血案。太子心中惴懼了好幾個月，方知道他的生命可以保全。然而他終於坐了多久的監牢，但國王仍舊是不去憐憫他。他在監牢裏面反覺得獄卒要比他的父親爲慈悲；他吃的雖不豐盛，卻頗合衛生，而且也足以充飢；他可以讀亨利哀特（La Henriade）而不致挨踢，可以吹笛而不致頭上挨打，而把笛也打斷了。

等到徒刑終了，他已成人。他差不多已經是一個二十一歲的人了。他在幼年時代所受種種拘束的痛苦，幾已不能再受了。但是憂患餘生，卻使他能够洞悉世情，心腸變硬，性情變爲沉靜。他已學會克己自制，假癡假呆，曲意奉承父親的意旨，並低首下心，接受了一個父親替他娶得來的掛名妻子。他曾在攸琴親王（Prince Eugene）部下參加一次無甚要事可記的戰爭，雖苦無獲，有殊勳的機會，然而服務得已很有勞績。現在他已經得到允許，可以另有私邸，因此他也能够謹慎的耽溺於他的嗜好中了。他常花了一部分時光於軍事政事，這是一半爲了要同老王和解，一半卻出於本人

的傾向。他因此獲得的幹才，就是他最親密的同伴也不知道。

他愛住的地方是在靠近普魯士領地和梅克倫堡 (Mecklenburg) 公國交界的來因斯坡 (Rheinsberg)。這裏要算是多沙荒地中的一塊肥沃樂土。他的大廈，前臨大湖，有橡樹、山毛櫸等樹林的圍抱。腓特烈為尋樂起見，便在許多整齊的小道和曲折的蹊徑間，設近園囿，建造方尖塔、廟宇、溫室等，並搜集有奇花異果。他在這裏休養，是帶了幾位朋友同住，藉解岑寂。在這些朋友中，他似乎是喜歡法國人，或生而為法國的人，或其祖先為法國人的。他同這些知己大吃大飲，並以音樂會助興，有時則舉行兄弟會，他叫這會為武俠團 (Order of Bayard) 但是主要的消遣，還是研究文學。

他受的完全是法國教育，法王路易十四 (Louis XIV) 久為歐洲盟主，在這位偉大君主統治的時代中，產生了悲劇家、喜劇家、諷刺家、傳教師等。他們的卓越功績，使法國語文在歐洲佔到優勢。甚至在有民族文學 (national literature) 而又可誇耀所產生的人物比拉辛 (Racine)、莫理哀 (Moliere)、馬西龍 (Massillon) 還要為偉大的國家中，即在產生但丁 (Dante)、西萬提斯 (Cervantes)、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和密爾登 (Milton) 的各個國家中，也都揀取巴黎的學

術風尚甚多。是時，日耳曼還不會產生過一篇可稱傑作的詩或文。所以法國文化在日耳曼，所佔勢力之大，遂如入無人之境了。青年貴族都在學着說法語寫法文。假使他們能說寫通順或正確流利的本國文，人家總視爲是一種末技。就是帶有粗野薩克森人偏見的威廉，也以爲他的孩子們必須懂得法文，且認精通日耳曼文爲並不重要。拉丁文則積極禁止。他曾這樣寫道：『我的兒子切不可學習拉丁文，而且隨便什麼人也不許在我的面前提起這個東西。』有一個教師，他膽敢給太子在讀着一篇拉丁原文的勅令（Golden Bull），適值國王踏進了房間，國王便擺出他那平時做國王的架子。

「流氓，你在這裏幹什麼！」

「陛下，」教師答道，「我正在給殿下講解勅令。」

「我來勅令你，你這流氓！」普魯士國王吼道，接着便是一棍子，這個受驚的教師就逃走了。腓特烈的古典研究即止於此。他常好引用拉丁語句，能效西塞祿（Cicero）體的優雅短句，譬如「基於習慣」（*Stante pede morire*）『無庸爭談嗜好』（*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

『出言不苟』(Tot verbas tot spondera) 他對於意大利文，卻不能隨便讀一頁美塔斯達度(Metastasio) 的詩，據我們所知，他對於西班牙文和英文，簡直連一個字都不識。

他所讀最能表現性靈的文字，既爲法國作家的作品，故其極度的崇拜他們，原不足怪。模仿心目中所欽慕的對象，便早成了他自負的急切的志願的策動力。他以爲能夠和法國大詩人及文學家站在同等地位，要算已經達到所抱的最珍貴的願望了。他寫詩文用力之勤，可謂極盡推敲之能事。但是上蒼雖然充分的賦予他以做隊長和行政者之才能，卻不願賚賜他一點更高貴更稀有的文才，所以他雖然奮發想寫點不朽的詩文，卻是勞而無功。實則縱令他能夠更具有想像力，心智和思想的話，那他還有一件大缺陷使他很難在文學家中佔一較高的位置，因爲他對於任何一種語文，都未達到純熟的程度之故。沒有一種思想機械能給他安然自信十分自由的運用着。他的德文拿來罵罵他的僕從或指揮他的兵丁已經很够用了；但是他的文法和發音卻很拙劣。他覺得了解一首最簡單的德文詩的意思，是不甚容易的。有一次人家讀一本德譯拉辛詩給他聽，他手裏拿了一本法文原本來對照，仍舊承認聽不懂。他雖不注意本國文而好竭力研究法文，但是他的法文畢竟

還是外國人的法文，因此他常請着幾個法國文人在他背後指點他的作品，在文法上韻脚上最常見的毛病。即使他是一個有點詩才的人，據我們的判斷，他是沒有的，然而對於一種文字既無甚造詣，如何能成一大詩人。就我們所知，有想像力的高貴作品，只能用本國語寫成，因為本國語可以信手拈來，甚至其結構果如何，也無須預為分析，就能够說得十分流暢了。有偉大才能的羅馬人固能作希臘詩，但到底有幾首是值得流傳的呢！近代有很多聰明人固能作拉丁詩，但是就我們所知，沒有一首是第一流的作品（甚至密爾敦所作的），或最好的第二流作品。所以腓特別的法文詩，凡是有常人的能力和勤勉，都能寫得出來，而詩格並不能比英國虞迪階（Newdigate）施登（Seaton）一派人為高明，是不足為奇的。他最好的幾首詩，恐怕只好同杜斯萊（Dodsley）詩選中最壞的幾首相同列。在史學方面，他的成績較佳。我們雖不能在他那浩瀚的言行錄（Memoirs）的任何部分中找出一些很深刻的回顧或很動人的描寫，但其敘事簡潔、精確、有意義，且寓有一種真摯質樸之風，這惟有做過豐功偉業的人方能坐定了寫出來。總之，他的著作，沒有要比他的書信集（Letters）這樣的令人合意的了，尤其是那些帶着熱忱，而不用詩句來點綴的手札為然。

以一個致力於文學且祇知道法國文學的青年，無怪對於服爾泰 (Voltaire) 的天才，要極盡其尊敬了。加爾德倫 (Calderon) 在他的一齣動人的戲劇中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從來沒有見過太陽的人，我們不能因為他思想中以爲什麼光輝都比不上月亮，就去責備他。一個沒有見過太陽或月亮的人，我們不能因他專稱道星的光輝無敵，就去責備他。』假使腓特烈能够讀讀荷馬 (Homer)、密爾登、甚至叻吉爾 (Virgil)、塔索 (Tasso) 的作品，那末他的稱贊亨利哀特可說是絕對缺乏藝術高下的辨判力的證明。假使他是熟悉蘇福克勒斯 (Sophocles) 或莎士比亞的，我們希望他對於塞爾 (Zaire) 能够作公允的品評。假使他能够讀修昔的底斯 (Thucydides) 或塔西陀 (Tacitus) 的希臘拉丁原文，那麼他會知道他們的史筆之卓絕，有非查理第十一世傳 (Life of Charles the Twelfth) 的作者所能企及者。但是腓特烈那幾首最雄壯的詩歌，幾本最動人的悲劇和幾部最出色最活躍的歷史，都不外出於服爾泰的手筆。這種格調頗高且又各有其妙的作品，不由得令這位年輕的太子佩服到五體投地。服爾泰在宗教哲學問題上的見解，在法國並未充分發表。後來放逐出國，在公然指摘教會的時候，始行披露。當腓特烈在來因斯坡的時候，服爾泰祇算

是一個內廷供奉，他雖則不能時常改變他有挑撥作用的急智，但像以前可使他見擯於凡爾賽宮的那一類作品是不敢判行的，而像可使溫和寬大的格老修斯（Grotius）和替岳生（Tillotson）派的牧師讀起來感覺興趣的作品，亦刊行得甚少。他在亨利哀特、塞爾、阿瑞兒（Alzire）等劇本裏面把基督教的虔誠描寫得如何仁慈；在我們所說的這個時期以後幾年，有一個教皇竟肯俯受他所著謨哈默得（Mahomet）劇本的獻詞。不過這位詩人的真情，雖掩藏甚妙，然而總瞞不過具有一雙銳利眼光的人，所以不能逃過腓特烈的機敏。腓特烈也是一個抱同樣意見慣做同樣假託的人。

這位太子以一個崇拜者的口氣寫信給這位偶像。服爾泰的回信措詞優美和順。此後雙方便通起信來了。那個要想擅工卑下的諂行者，大可以把這些信札拿來研究研究，這是很有益處的。服爾泰諛詞之工，沒有一個勝他得過。他這樣的糖果常常甘美而又芳冽，故可使那些吃厭了次等藝術家粗製品者嘗之至為可口。只有從他手裏出來的這許多糖，可以不會叫人吞下生病。於是這兩位朋友便以詩草、寫字桌、琥珀等彼此交換起來。腓特烈以他的著作給服爾泰看，服爾泰大加贊

賞，儼然若把腓特烈當作是合拉辛和蒲賽（Bousquet）爲一的人。太子有一齣駁斥馬基雅弗里（Machiavelli）的劇本，服爾泰擔任把它印出來。這書叫做反馬基雅弗里（Anti-Machiavelli），裏面諄諄反對擄掠、無信義、專制、妄啓戰端等。總之，凡著者所不以爲然者，幾乎皆在反對之列。

老王以太子在來因斯坡中有這種越軌舉動，故常震怒不已。但是他自己的身體已經不支；他的末日將到，氣力也消損了。他僅存有一種樂趣，就是檢閱長人軍。所以有人常把身高六呎或六呎五吋的兵丁送給他，便很高興。但是這些禮物是他的兒子按時非常機警的獻上去的貢品。

威廉於一七四〇年逝世。他爲人堅毅有威，堪稱一代賢君。此時太子腓特烈正滿二十八歲，就做了普魯士的國王。他的性格如何，人家還不大了解。其實他是一個很有本領的人，凡和他談過話的人，或通過信的人，都是對他信而不疑。他的閒散享樂生活，以及佳肴、旨酒、音樂、談天、輕妙文字等嗜好，都使人把他當作一個心身好逸樂的人。他好以溫和、和平、自由、賢者樂人之樂等爲口頭禪，故使那些不甚了解的人都受了愚。對他屬望甚般的人，則希望他成功如芬乃隆（Fénelon）書中所寫的特里麥考斯（Telemachus）。有些人則預言爲美第奇時代（Medicean age）的到臨，這個時

代對於學問藝術是很順利的，對於享樂也未始不順利。這位登王位的暴君是一個有非常軍事政事天才而又耐勤勞的人，且更奇特的，他竟是一個沒有怕懼、沒有信仰、沒有慈悲的人，這是誰都一點兒都料不到的。

凡是像莎士比亞劇本裏的法爾斯大夫 (Falstaff) 一流的人物，對於這位多年的酒肉朋友戴了王冕所感到的失望，正不亞於那些在來因斯坡和腓特烈一起的人員。他們很期望恩人即位，以爲這樣一來，他們陞官發財的機會就到了。最後他們果然達到恩人所給的「天國」(promised land) 了。但是他們原以爲這是一塊有牛乳和蜂蜜交流的地方，現在乃知是一個很荒涼的去處。腓特烈對他們中的一個人下一個簡捷的戒諭，說道：『再傻的事情不可再演了。』在幾個要點上，我們可以看出這位新君是頗有父風的。但是父子間卻有幾點不同，從他們的勇氣、知識、幻想、娛樂、研究學問、以及儀表等，都可看得出來。然而兩個人的性格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他們都喜歡秩序、辦事、練兵和節儉等，惟神情傲慢，性燥急，易暴怒，而又好幸災樂禍。但是這些習性，在威廉大概是心理不健全所致，在他的繼承者，則係智力壯健而又有教養之結果，故便呈異觀。例如腓特烈也和別的

君主相同，是急於要得到軍隊的成效的。但是他並不像他父親因此變爲瘋癲，竟去出高價以訪求長人。腓特烈的好節省金錢也同別的君主或私人一般。但是他和他的父親是不同的，他並沒有以爲吃些不合衛生的捲心菜，就得在一年內省去四五枚銀幣 (Rixdollar) 爲合算的。在我們看起來，腓特烈的惡習亦不惡於乃父，然而腓特烈頗有機智，故常能掩飾自家的惡習，所以比他的父親要高明些。凡遇到應該吃打的，辱罵一頓便算作處罰了。真的，腓特烈並不放棄他的家傳的踢人打人的權利。在行使踢打，在重要的幾點上，是和他父親有些不同。威廉不管是誰，男子也好，女人也好，孩子也好，普魯士人也好，外國人也好，祇要挨近他的趾同他的棒時，他便找出一個充分的理由把他們痛打不休。腓特烈只是對於挨近他的和衝犯他的方如此。他深知這家傳的懲戒法，只好行於自己的人民中，不能行於外人的。可是有一次，底寶先生 (M. Thiébault) 居然也因某種理由而受到這意外的無上光榮，但這是一個例外，也祇有幾秒鐘而已。

腓特烈的性格，在有事之秋，雖有充分的表現，但仍舊不能使他的人民和鄰邦可以全部了解。他於即位後不多幾月，日耳曼皇帝查理第六 (Charles VI) 去世，這位皇帝是奧地利皇室中男係

下的末了一代。

查理沒有兒子，他在距死以前很早的時候，即把一切生兒的希望放棄了。他晚年的主要目的，是想以女子來承繼哈布斯堡 (Hapsburg) 家族所戴的許多皇冠。爲了這個緣故，他公布了一個新繼承法，這就是馳名全歐的政務詔典 (Pragmatic Sanction)。由於這個法律，他的女兒瑪麗黛麗莎 (Maria Theresia) 公主，即勞蘭 (Lorraine) 的弗蘭西斯 (Francis) 之妻子，便承繼他祖宗的領土了。

一國元首之登寶座，從沒有再比此還要明白的權利了。二十年當中，奧地利內閣所討論的一切政治，只有一個目標，就是處置繼承問題。並且對於那些覺得自己的權利可因此蒙到損失的人，奧內閣亦向他們取得了正式放棄的聲明。所有構成奧地利大君主政體的王國侯國內各階級，都把這個新法律批准了。英吉利、法蘭西、西班牙、俄羅斯、波蘭、普魯士、瑞典、丹麥、和日耳曼諸邦都訂約以維護此政務詔典，這證書就置於整個文明世界共作的信誓之保護之下了。

關於這個問題，即使並沒有訂立確鑿的條約，凡是好人是願意去破壞的。因爲這是一個維

持和平的處置，是一個有利害關係的深切的大衆所能接受的處置，是一個使基督教各國權力分配，不致發生變動的處置。故要想把這個處置取消，那就非一場大戰不可。結果，歐洲的均勢喪失，民衆的忠君愛國心妄受摧殘，列入版圖數世紀的地域也給強有力的軍隊所分裂了。

因之，歐洲各國的君主，凡是權利高於他們的同僚的，在責任上，應把這位女大公的權利看得最神聖，而去尊重保護了。以她這樣的地位和品性，毋怪其能使一切英俊男子的心腸遽生憐憫、感歎、任俠的柔情了。她那時纔芳齡二十四歲。儀態萬方，風姿綽約，面貌嬌豔動人，語音和諧悅耳，舉止優雅莊重。她在家庭關係上是無可指摘的。她嫁了一個她所愛的丈夫，當她父親棄世時，她生了一個孩子。以她的身體的柔弱，既遭父喪，又須負主持國政的新責任。那是很不容易支持的。她的精神消沉了，她的面頰也失去青春的光彩了。但是她似乎不必這樣的焦急。正義、人道、和信誓似乎都有相當的力量，而那得到莊嚴保證的協定便悄然發生效力了。其時，英吉利、俄羅斯、波蘭、荷蘭等國，都發表他們的意見，宣稱要履行條約。法國的大臣也同樣的來一套口頭宣言。但是這位年青的匈牙利女王所得的友誼和擁護的保證沒有比普魯士更爲有力的了。

然而這個反馬基雅弗里的普魯士王竟決定冒大韙，犯了違背誓約，強奪他在責任上應該衛護的聯盟，並把整個歐洲陷於長時期的血戰中的大罪。他這種舉動，除想把自己的領土擴大或把自己的名字見於報紙上外，並沒有什麼用意。於是在瑪麗黛麗莎未發覺他的企圖之前，就決定侵入細勒細亞 (Silesia)，把這個富庶省分歸到他的版圖裏去。

他那言行錄的編纂者所舉布婁斯博士 (Doctor Prussia) 的辯護，我們可不必加以反駁。布氏說勃蘭敦堡族自古以來即對於細勒西亞有若干要求權，但在前世紀時，因受維也納宮廷的逼迫而放棄，不問這個主權本是屬誰，普魯士卻屈從了。勃蘭敦堡族裏的一代代的王子都默認這個現存的處置。柏林宮廷在最近甚至和維也納宮廷聯盟，並保證奧國領土的完整。假使提出陳腐的要求以反對新訂的條約和久據的領土，那麼世界上將永遠沒有一天太平，這豈不是很瞭然的嗎？各國的法律都很聰明的規定了一種期限，過此期限，那末權利的來源，不問如何不合法，也不容將其推翻了。每個人都知道我們不能以某人的地產是在都鐸王朝 (Tudors) 時代侵佔而來的，便把他從該地產中逐出，這種任意沒收的結果，可產生種種惡弊，而弄得一切財政都不安全。為公衆

的福利起見——法律格言這樣說——爭訟應有一個結局。這個格言對於各國間莫大的福利，至少可作同樣的適用。因為這個福利中起有爭訟即等於各地域的被蹂躪，工業的遭停頓，像巴大菊士 (Badajoz) 和聖·西貝斯興 (St. Sebastian) 的受圍攻，埃洛 (Eylau) 和鮑洛狄諾 (Borotino) 的正式作戰。我們以為是把挪威從丹麥轉移到瑞典是不合理的辦法；但是如果挪威未作新的挑釁，丹麥王應在挪威登岸，並在那裏開始作軍事行動嗎？荷蘭國王自以為比利時諸省被他人拿去為不公平。如果的確如此，那麼他是不是應該進兵布魯舍爾 (Brussels) 呢？反對腓特烈的呼聲，依舊很猛，因為他所說的不公平是發生在一世紀以前的緣故。還有一樁事也不可忘記的，那便是他對於奧地利皇室應盡其最大責任。他的生命如果沒有奧皇的調停，還會有今日麼？然而他卻對於他的女兒反施以劫掠了。

實則腓特烈並不掩飾他的行為。他在宣言裏，為形色起見，舉出幾個關於細勒西亞要求的不相干故事。但是在談話裏，以及言行錄裏，他的口吻就不同了。他自己說過這幾句話：『既然野心利益以及人民所談到的我的願望的時機到了，我便決定來戰爭。』

決定了這一條路，他就憑着本領和勇氣去幹。要保守他的備戰的祕密，是完全辦不到的，因為全普魯士領土內的軍隊、鎗、以及輜重，都在調動中了。奧地利駐柏林使臣據實向本國報告，並且表示腓特烈的企圖爲可疑，但是瑪麗黛麗莎的大臣們對於這位年輕國王的居心巨測，則不置信，因爲他是最講究名譽和善舉著名的。所以他們的回答是：『我們不會相信的，我們不能相信的。』

同時普魯士的軍隊已經集合了。沒有宣戰，沒有要求賠償，腓特烈一面尙向奧致善意的祝賀和保證，一面便發難了。在匈牙利女王知道他已決意要求她的任何一部分的領土以前，他的數千軍隊早已開進細勒西亞了。到後來，他送了一封信給她，這那裏是一封信，祇算得是一個侮辱而已。他說，假設她讓他得了細勒西亞，那末他一定幫她去抵抗那些要奪她其他領土的人；他好似本無幫助她的義務，又好似他許多的新願比舊願來得有價值些。

此時正值隆冬，寒氣逼人，泥濘滿道。但是普魯士人卻是向前進逼了。抵抗是不可能的。奧地利的軍隊人數不多，又皆無用，駐在細勒西亞的一小部分軍隊並沒有作開戰的準備。以致格洛高 (Glogau) 被封鎖了，不勒斯勞 (Breslau) 開城讓敵了，俄洛 (Ohlau) 駐軍也撤退了。少數散漫的

守軍還繼續抵抗着；但是全境都已降服了；沒有一個敵軍敢在疆場上同腓特烈會戰一下的；一七四一年正月將盡時，他班師回國，在柏林備受人民的慶賀。

假如細勒西亞的問題僅係腓特烈與瑪麗黛麗莎間的問題，普魯士這樣的毫無信義已經不可寬恕了。但是我們如果講到他這種政策對於文明國家的整個集團所生的影響，則我們一定對他加以嚴重的非難。直到他開始作戰為止，世界和平似尙可以維持。奧地利大遺產的掠奪實在是一個強有力的誘惑，各種野心的計劃早已在各國的內閣裏籌思着。但是擔保政務詔典的條約，不但文字明白，且又墨瀋未乾。爲了這種顯然不良的用心，要想使全歐混亂，並非易事。英國是很守約的。弗婁萊 (Floury) 總是呼籲和平。他有正義之觀念。他現在已老了，他考慮考慮他的地位實在不願在過了清清白白的一生後，把一椿罪孽深重的新污點帶到上帝的裁判席前去。就是好虛榮無主義的倍爾·伊斯爾 (Belle-Isle)，雖則其一生是做着征服掠奪之夢，也以爲法國應遵守莊嚴條約，是不能不顧羞恥的直接去攻奧地利的領土。巴威路選侯查理假裝有權利得到這政務詔典裏所規定給匈牙利女王的遺產之一大部分；但是他沒人援助，則不能行動。所以在短期間的混

亂後，各有權威的基督教國的執政者未始不可服從故皇的規定。但是普魯士國王已將本人的貪慾照告鄰國了。這樣他就使他們也不顧羞恥起來。他的成功是使他們知道要分裂奧地利的王國，並非難事。這時全世界都在準備作戰了。世界各處在多年酣戰中所流的血，豐脫諾埃 (Fontenoy) 柱上的血，哥羅登 (Culloden) 被戮殺的登山者之血，都是要歸罪於腓特烈的。他的惡行，所釀成的殃禍，就在不知普魯士這名字的地方都傳到了；爲了他要去搶一個他已經答應保護的鄰近國家，他使黑人在珂羅孟台爾 (Coromandel) 海岸上作戰，使紅人在北美洲諸大湖邊各自剝頭皮。

細勒西亞未經一戰即被佔據；但奧地利軍隊還得開去拯救那尚在抵抗中的礮臺。到了春天，腓特烈便御駕親征。他沒有看見過多少戰爭，也從未命令大隊人馬到戰場上去過。是以他後來給全歐歎賞的韜略，在他第一次作戰時並未怎樣發揮出來，是不足爲奇的。鑒賞家對於拉斐爾 (Raphael) 青年時代的作品的批評，也可以用於他這一次的戰事。這裏所講是腓特烈早年時代的壞作品。幸而他對手的那些大將都是庸材。他訓練軍隊，尤其是步兵，當時實沒有趕得上的；有幾個在他身邊有幹才和經驗的軍官們，都貢獻意見以幫助他。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許威林 (Schwerin) 元

帥，他是一個勇敢的冒險者，有波美拉尼亞（Pomerania）的血統，他曾在半數的歐洲國家中服務，並負有荷蘭國會和梅克倫堡公爵的使命，曾隨馬爾波洛（Marlborough）在白菱漢（Blenheim）打過仗，曾同查理十二在貝恩寶（Bender）共過事。

腓特烈第一次作戰，是在莫爾微支（Mollwitz）一個大將領的開始立功可沒有比他更爲順利的了。他的軍隊是得了勝利了。然而，他不但沒有造成一個可表示他是一個驍將的頭銜，而且這樣的不幸是否具有一個普通兵士的粗俗勇氣，亦頗可疑。他自己親自率領的馬隊是用於逃走的。戰場上的騷動和屠殺，他是未見慣的，所以他竟方寸皆亂，急於聽從那些勸他逃命的人。他的英國種的灰色馬載了他從戰場上跑出許多哩，讓在兩處受傷的許威林奮勇的支持這一天。這位老元帥的戰略和普魯士軍隊的堅不退卻終於佔了優勝；奧地利的軍隊損失八千人而退。

這個消息直到夜裏纔很晚的傳到腓特烈所躲避的一所磨坊裏。他聽了十分痛心。他是成功了；但是他的成功是別人替他打出來的，別人正在勇猛的作戰，而他卻逃向他方。這個極偉大的勇士在當時第一次出戰時就這般毫無希望。

莫爾微支的戰爭震驚了全歐。巴威略也在整軍備戰了。法國雖不宣布自己也是戰爭中的角色，卻爲了與巴威略聯盟，故亦參加活動。兩位偉大的政治家，人類靠了他們得以度了許多年的太平時光，此時都以呈有犧牲正義和平，以希冀保存自己威權的弱點而下野了。年邁體虛的弗婁萊被倍爾·伊斯爾所推翻。華爾波爾（Walpole）從他的不知感激的國家裏退出來，到虎頓（Houghton）的樹林裏享受風景去了。他的勢力就傳給膽大而性僻的加德雷德（Carteret）大臣。既弄得如此，國家也未嘗不如此。歐洲在此三十年中，除有幾次得享到短時期的休息外，大家都忙於軍備。於是一個新的時代的人們長成起來，他們是不會記得杜林（Durin）的圍城，也不記得馬爾柏拉干（Malplaquet）的屠殺；祇曉得戰爭就是擄掠，看着白菱漢的氈毯，或勝利區（Place of Victories）裏的石像而濟傲色，卻不去想想這些東西是憑多少困難，損失了多少私人的財產，花了多少苦淚，纔在這些所征服的地方而得到的。

命運對匈牙利女王似乎作對了好些時候。腓特烈已侵略摩拉維亞（Moravia）了。法國和巴威略的軍隊開到了波希米亞（Bohemia），薩克森的軍隊也在那裏加入。布拉格（Prague）是被攻

下了。巴威路選侯順了同僚的意思，登了帝座，這把座位被奧地利皇帝坐了數世紀，幾乎變為世襲的產業了。

然而這位歷代諸祖先都是稱着帝的高貴的女兒並不因此即消滅了她的盛氣。基於一種毫無疑問的權利，匈牙利還是屬於她的。雖則她的祖先們都以匈牙利是他們所領有的一切王國中最好變叛的一個，但她卻決定把自己付託於民衆的忠誠上，這民衆固粗暴好亂，不受壓迫，然而尚勇敢豁達，而又頭腦簡單。她在痛苦患難中，生了一個兒子，即後來的約瑟夫第二（Joseph the Second）。當她在睡榻上還爬不起來時，就怱怱的趕到布萊斯堡（Pressburg）去了。在許多羣衆之前，她加了冠，穿了那件聖·斯蒂芬（St. Stephen）長袍。這位年青美貌的母親，剛因生了孩子，體軀猶虛，竟像她祖先們那樣的騎馬登抗禦山（Mount of Defiance），拔出了爲國家而鬪爭的古劍，對着東南西北各方揮舞着，灰白色的臉上帶着紅暈，向地球的四角挑戰，以力爭她與她孩子的權利，這時沒有一個旁觀者能制得住自己的眼淚的。議會第一次舉行時，她戴了父親的重孝蒞會，她以悽惻莊重的話，懇求她的百姓來援助她的正義。朝中的達官和代表都跳了起來，他們一邊拖

着自己的佩刀，用真摯的語調，宣言以生命財產來扶助她。直到那時，她在衆人的面前都是很堅決的；不過當她在羣臣的呼叫中，竟倒在王座上，放聲大哭起來。情景更使人感動的，便是數日後她在各級人民之前，把所抱的小大公舉起給他們看。於是匈牙利的熱情爆發而變爲吶喊，頓時響應了整個歐洲，『讓我們爲我們的瑪麗黛麗莎王而戰死罷！』

同時腓特烈則暗想把政策改變一下，他不願犧牲哈布斯堡族來抬高法國，使其在歐洲大陸據有至尊的地位。他第一個目的便是掠奪匈牙利女王。第二個目的是假使可以掠奪的話，那祇該他一人去掠奪，別人不得染指。他和別的強國締結盟約，一同去反抗奧地利；但是在他看來，這種條約沒有以前頒布的政務詔典來得有力量。現在他想出賣同謀者，以便得到一份掠奪。瑪麗黛麗莎對於此等妥協，並不願考慮，祇以英國政府力勸她有收買腓特烈的必要，她乃尤其與之開談判。腓特烈如果沒有得到第二回勝利，那麼談判也不會訂爲條約的。勞蘭的查理親王爲瑪麗黛麗莎的姊夫，是一個膽大活潑，祇是運氣不大好的將軍。他在許多錫茲 (Chotusitz) 同普魯士作戰，卻失敗了。這位普魯士國王在那時仍舊是一個學習軍事家呢。他自認這次的成功，並不是由於他個人

的軍略，而是全然由於他軍隊的奮勇和毅力。他靠近了自己的勇敢奮發，纔將莫爾微支一戰的污點抹去，而得享盛譽。

此次戰爭的結果，是因英國的調停而締結了一個和約。瑪麗黛麗莎割讓細勒西亞；腓特烈放棄他的同盟；薩克森也照他的樣子做；於是女王纔得自由的傾其全力以抗拒法國與巴威略。她每戰皆勝。逼得法軍自波希米亞撤兵，並遭遇困難，方獲逃脫。沿着這條退卻的全線，我們可以看見死於饑寒疲乏中的數千屍體。有許多能回到本國的人也因染病而死去。而巴威略也被來自介於基督教國家和回教國家的邊境那種好爭殺的地方的一隊隊的兇猛戰士所蹂躪了。於是方旗兵（Pandour）、輕騎兵（Croat）、驃騎兵（Hussar）這類可怕的名字遂初次為西歐人士所稔悉。那個不幸的巴威略的查理以見敗於奧地利，見賣於普魯士，乃為他的世襲國家所驅逐出去。他的同盟又置他於不顧，結果遂慚愧悔恨而夭逝。那時日耳曼的中部有一隊英軍出現，在台丁根（Dettingen）戰勝了法國。奧國的隊長已開始作馬爾波洛和攸琴二人工作的談判，並要逼迫法國放棄阿爾薩斯（Alsace）以及三個主教管區。

凡爾塞宮廷處此危險中，亟望腓特烈來援。他已經犯了兩次背棄信誓的大罪；現在大概又要犯第三次了。那時柔弱的路易是受着夏多羅（Chateauroux）公爵夫人的操縱的。她決定遣一個人到柏林去；而服爾泰就被選去完成這個使命。他那時的文名已滿佈全歐，但他還是很淺薄的貪戀功名，自尋煩惱，所以就毅然接受這個工作。他在腓特烈面前所上的條陳，和迎合旨意的言論當然都是徒勞的；但他卻妄以為自家對於腓特烈很有勢力。其實他祇曉得腓特烈性格之一部分。腓特烈這位打油詩人所有的小虛榮心同小恩小惠，他固然是很知道的，但是除了這種弱點之外，這位打油詩人卻有着可使事業成功的天才和權術，那服爾泰可不知道了。這常把一大批十二綴音句格平庸詩來和服爾泰糾纏的可憐見的打油詩人都是個最機警最猜忌而又最厲害的政治家哩。

服爾泰受到人家百般的尊敬和優待，住的是王宮，天天在國王的餐桌上佔有一席位子。這種談判講起來是非常奇特的。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個當代第一文人與第一實際人物合開的會議更來得怪誕狂妄了，他們兩個因為均有一種奇特的操行弱點，所以彼此互易了本相。這位大詩

人不談別的，單說條約和擔保的事，而這位偉大的國王也不講別的，祇講隱喻押韻。有一次，服爾泰把歐洲情勢的文字放在國王的手裏，國王就回他幾首詩，塗鴉般的亂寫在紙邊上。他倆彼此都不禁暗自笑了起來。服爾泰不愛惜國王的詩，國王曾把他對於服爾泰的外交的意見記載起來。『他未攜有國書（*Credentials*），他的整個任務，就是鬧笑話，一幕趣劇而已。』

但是服爾泰的勢力所未收到的效力，卻因迅速進展的奧地利軍隊所收到了。假使和法國訂立和約的權柄是在瑪麗黛麗莎和喬其第二的掌握中，那麼普魯士尙有什麼久據細勒西亞的機會？腓特烈知道自家對待匈牙利女王未免有點沒有信義不講人道。女王之憤慨異常已有很多的證據；她尊重腓特烈所核定的條約，但是腓特烈卻說所謂擔保不過是一種裝飾品，望望固好看，但是受到一點點輕的壓力，便要破碎的。他從最安全的路上着想，還是要親近法國，同法國聯盟，再行攻襲女王。是以一七四四年的秋天，他沒有去知照人家，也沒有什麼適當的藉口，便重行開戰了。他的軍隊長，經過薩克森選侯的領土，沒有受到選侯允許通過的麻煩，繼即侵入巴威略，攻下希拉格，而向維也納進逼。

如今他初次經驗到命運之無常了。勞蘭的查理的部下的奧軍有把他和細勒西亞交通切斷之虞。薩克森軍隊全體在他後面暗暗武裝起來了。他覺得這時祇好退兵。後來他知道他的失敗是自己失算的自然結果。他說沒有一個帶兵的能犯再大的謬誤了。我們應再加上一句話來說，這次戰爭的失敗是他後來的常常成功的原因。在這種患難與羞辱之中，他纔開始得以清清楚楚的窺到作戰的原則。

接着便是值得紀念的一七四五年，水陸戰爭在意大利、在日耳曼、在法蘭德斯（Flanders）猖獗着，就是在內部沉靜了多年的英國，也得以看見敵軍排了隊伍互相酣鬪着。這一年在腓特烈一生中也是值得紀念的，因為他此時對於戰術已經不是外行了。有許多偉大的軍事領袖，他們的軍事本領是發達甚早，而又無師自通，好像出於天授的。如孔但（Condé）、克來武（Robert Clive）、拿破崙皆是。但腓特烈則不能列在這些著名的怪傑裏面。他所以能精通軍事學，是和一個有毅力的人懇切勤勉的運用他的腦筋去研究任何科學而精通該科學一般。他在霍亨弗里堡（Hohenfriedberg）戰爭中，始證明他自己的錯誤及此種錯誤的結果，使他得益甚大。他那一天的勝利多

半是由於準備得熟練，並使歐洲各國都相信那數年前在莫爾微支吃敗仗的國王，現在他的精通戰術已非同時代的人或者單是一個薩克斯（Saxe）所能比得上的了。霍亨弗里堡勝利後又緊接着蘇爾（Suhl）的勝利。

同時，法軍在尼德蘭得勝，腓特烈已不怕瑪麗黛麗莎可以去執歐洲之牛耳了，他便暗中打算來作一個第四次破約的舉動。凡爾塞宮廷聞此，大為恐慌，又甚悔恨。路易於是親自寫了一封忠告信送到柏林；但這是徒勞的。一七四五年秋，腓特烈與英國修好，是年年終，同奧地利也修了好。巴威略的查理之權利要求已不能為調停之阻礙。那個不樂的王子業已逝世了；勞蘭的弗蘭西斯（即瑪麗黛麗莎的丈夫）已獲得日耳曼團體的同意，升了皇座。

普魯士今又重復得到和平；但是歐洲的戰爭延至一七四八年，訂了愛·拉·夏貝爾（Aix-la-Chapelle）條約後纔結束。那些參戰的列強，祇有一人得利，那就是腓特烈。他不但把細勒西亞這塊好地方據為己有；並且還用了沒有廉恥的敏捷手段交替的制服奧地利及法國，所以一般人以為歐洲的均勢就是操在他手裏，他在諸國君中地位稱最低，他的曾祖父亦不過是一個侯，而他

竟有這樣的尊嚴。但是公衆以爲普魯士王這政治家爲沒有道德欠莊重而又貪狠虛妄，這種見解大概是不错的。那時大家卻稱他是一個能幹人，一個新崛起的武人，一個機敏的談判人和行政官。他這些超乎人類的一切特性，別人尙未發覺，即他自己也不知道；因爲這種特性祇有在黑暗處方照耀出來的。那時他的事業就飛黃騰達起來，沒有受什麼打擊。腓特烈的真正偉大只是在逆境中，在絕望或計窮的逆境中，在甚至可令意志堅強著稱的人也要屈服的逆境中，方可顯了出來。

他自登位以來，即躬理國政，這是別的國王不大曉得的。路易十四在實際上是自己做宰相，還管理了政府各部；但是這對於腓特烈總嫌不足。他不以路易自己做宰相爲滿足；他要做自己的唯一宰相。在他之下是沒有別人得以立足的，不但像黎志留（Richelieu）或馬薩林（Mazarin）的都沒得地位，即像考爾白（Colbert）、羅伏亞（Louvois）或托西（Torcy）的也是如此。他愛爲工作而忙，但他貪冀獨裁，好事干涉，希望耀武揚威，譏嘲同伴，不信任同伴，不願和人家商議，不願把重要的祕密以及大權去委託人家。在他底下的最大官吏祇是些書記，且他對於很有用的書記的信賴程度，反比各部大臣對於他們的得力書記差得很多。他自己做財政大臣，自己做大元帥，自己做

公務監督，自己做商務大臣、司法大臣、內務大臣、外務大臣、馬主人、管家的和侍從的主人。在任何政府裏辦公的領袖所不與聞的事情，到了這特殊國家的手裏，國王就要親自判斷。假使一個旅行者要在閱兵大典中佔個位子看看，那必需寫封信給腓特烈，到第二天，他便可收到由御前使者帶來的腓特烈親手簽字的覆函。這實在太過分，真是帶病態的舉動了。假使每一部交給一個有能力而又忠誠的人去管，或者國王自願本身讓大家都來管，則公務一定會辦得好好的。這樣規劃合一，職有專司，得到的好處真不可限量。但是這種制度跟腓特烈的怪脾氣是不配的。他對於國事，除了他本人外，旁人是不能有主張或討論的。他不要什麼能幹些的幫手，祇要那些知道文字的人，祇懂點翻譯鈔寫，識得出他的塗鴉，把他簡易的批准同批駁作成公文式便可。至於講到高級的智能方面，他對於一個閣員的需要是和對於一座鈔寫機或石印機的需要一樣。像他自己這樣的努力，是非一個常人的身體或常人的腦筋所能幹得下去的。他在他所常駐的波資丹宮裏，夏天三點鐘就起身，冬天則四點鐘起身。立刻，一個近侍提了一大籃由最後一個驛員送來的文件進來。這些文件包括大使的奏章、稅吏的報告、建築計劃、排除水沼的建議、人民受冤抑的伸訴書、求封號求軍職的申

請書等。他用銳利的目光去察看封函；因爲他沒有一分鐘不疑心要蒙到欺騙的。於是他讀信，把它們分做幾包，任意做上一個記號，通常是寫二三個字，惟有時則寫幾句深刻的諷刺詩。到八點鐘，這一部分工作大概完結了。於是高級副官侍立，聽他對於當日國內軍事調排所作訓諭。然後國王出來檢閱衛隊。與別的國王不同，他的檢閱，是非常認真的，好像一個老教練官一樣。同時四個專任批答文件的閣員，把早晨所收到的信件，都依照國王所指示的意思答覆了。這些不快活的人終年被逼着工作，好像收割甘蔗時節的黑奴一般。他們從來沒有過過假期。他們從來不曉得吃些什麼。他們須把全部工作辦好方敢離開。國王常常嚴查作弊，他從文件堆中隨便抽出一大把，看看是否照他的訓令而批的，這是防範閣員有不正當行爲的好法子，因爲假使有一個人作弊被發覺了，他如果能逃得過五年的土牢監禁，真算僥倖。等到腓特烈在文件上簽了字後，遂在當夜一律發出。

這個奇怪政府的一般行政方針真值得注意。腓特烈的政策在實質上是和他父親的一樣；在施行上則達到他父親所未想達到的程度。同時他把他父親不合理的舉動掃除一空。這位國王第一個目標便是要有一個大規模的精練的軍隊。他的國家就面積和人口而論，都不能置於歐洲二

等列強之列。但他希望獲得一個不比英、法、奧地利三國元首低微的地位。爲了這個目的，普魯士便如蜂螫的刺了。路易十五的人民有腓特烈五倍那麼多，國家的歲入也較他多五倍餘，但是他沒有一個較厲害的軍隊。普魯士軍人與人民的比例，看起來還難以置信。國中精力飽滿的男子有七分之一皆執干戈；這一支大軍因爲受過操練檢閱和不留情的棍棒的教訓，其行動之神速精密，大可以嚇嚇微拉（Villars）或攸琴了。崇高的情操，本來是最優良的軍隊裏所需要的，但是普魯士軍隊裏卻缺乏着。宗教與政治的熱情曾激發了克倫威爾（Cromwell）的槍兵，愛國的熱忱，光榮之渴念，偉大領袖的崇拜，燃燒了拿破崙的老衛隊，可是在那些普魯士軍隊的各階級裏，卻找不得宗教與政治的熱情。但在一切軍械方面，普魯士實可以超過當日的英、法軍隊，猶之乎英、法軍隊勝於鄉間的民團一般。

普魯士軍人的薪資雖菲薄，腓特烈則看得特別費用中每一個銀幣的認真，好像約瑟夫·

休謨（Joseph Hume）一樣，然而這一筆爲國家出力的軍隊的費用則數目極鉅。因此所有其他方面的支出，都要節省到最低限度，以便不致全部破產。腓特烈的疆土雖則臨海，但也無力興辦海

軍了。他沒有殖民地，也不希望有殖民地。他的審判官財政官的薪水是極菲薄的。他派往外國宮廷裏的使節，出來總是步行，或者坐着又破又舊的馬車，要坐到車輪折斷爲止。就是他那住在倫敦、巴黎的最高外交官一年也祇許用一千英鎊以內的數目。內廷開銷節省得連富民之家都不如。隨便那個宮中都沒有像這種樣子的。國王愛吃愛飲，且常好賓客滿座，但是廚房每年的支出，則以限制在二千英鎊以內。他查看每一條特別項目的仔細，殊不像是一位偉大的國君，簡直只好做公寓的女主人。如果要買一個牡蠣，問他去要四個銀幣來，他竟會大發雷霆，好像聽見他的將軍把礮臺出售給匈牙利女皇一樣。香檳酒在得不到他的特別命令時，是一瓶也不准開的。在御園和御林裏打獵，大多數國家都作爲浪費的開銷的，在他卻是一個發財的方法。他把這種權利全部租出，農人爲所訂的合同，弄得傾家蕩產，國王也不肯放鬆的。他的衣櫥裏有一件華麗的衣服，他就穿了一生一世；還有二三件陳舊的外衣，可以穿了在猴街（Monmouth Street）上走走，還有黃背心，已給鼻煙染污，還有靴子，也爲了擺得年代過久而變了褐色了。有時他獨爲一種嗜好所誘惑，使他逾越節儉範圍，甚至謹慎範圍之外。這就是講究建築癖。他在別的方面之吝嗇，使我們要加他一個很苛刻

的名稱。如果我們未想到他的錢是從負擔很重的人民的身上而來他的有力的軍隊和華麗的王宮不是有充分嚴酷的手段，是沒有法子維持的。

以一個行政官而論，腓特烈卻有許多特點可以稱揚無疑。他的命令，在全境是嚴格的遵守着。人民財產有安全的保障。言論也很自由。國王自信有一個強大的軍隊，總會產出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以對於人民的不滿意和誹謗都置之不理；對那些做探子來報告的人也不加以獎勵。人家如果告訴他百姓中有人在懷怨，他先問道：『他能帶幾千人到戰場上去呢？』有一次，他看見一羣人對着一座牆在凝視。他便策馬前去，看看是什麼講究。原來那個引人好奇的東西是一塊反對他的粗俚的宣傳品。腓特烈因為它貼得太高，看不清楚，竟命侍從撕下來貼低些。『我的百姓同我，』他說道，『已經說妥了，彼此都滿意。就是他們願說什麼，儘管說去，我若願幹些什麼呢，也儘管幹去。』沒有一個人敢在倫敦印行比諷刺腓特烈更兇惡的文字來諷刺喬其第二的。而在柏林那些書販子們倒可以泰然地經售着。有一個書販子拿了布馬歇（Beaumarchais）印行的一本被稱爲全世界最惡辣的諷刺詩，那就是服爾泰的言行錄（Memoirs of Voltaire），到王宮裏去，請國王批核。

國王說『你登載廣告時，別用那些可厭的字語，但儘該設法把它賣掉。我還希望你賺一筆大價錢。』就是在好讓人民有出版自由的政治家中，像他這樣的主意堅決，也可說罕見。

腓特烈還有一件值得紀念的事，便是他一心一意使人民能有輕易迅速地得到公道的大幸福。他是最先批准廢除酷刑的國王之一。尋常審判官宣布的死刑，不得他的批准是不能執行的；他除了殺人案件外，是很少批准的。但他對待軍隊則又與此極不相同。兵士犯了軍法就給一頓野蠻的毒打，在一個普魯士兵卒看來，槍斃還算是次等的刑罰哩。果真貫徹腓特烈全部政策的原則，便是軍隊應從嚴管理，對付其餘的團體則不妨寬厚些。

宗教上的壓迫，在他的統治之下是沒有的，只有幾條對於猶太人所加的愚蠢沒有道理的約束，是構成一個例外。他對於細勒西亞天主教徒的政策，同英國在相似情形之下對於愛爾蘭天主教徒的施行甚久的政策正相反。各種宗教的與非宗教的組織，都以他的地方爲逋逃所。在法國國會裏定了嚴酷死罪的譏嘲宗教者，倒得着一個普魯士官吏的存問。做耶穌會士的人在隨便什麼地方都不能露面，在英國依舊要觸犯刑法，在法國、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Naples*）也要得罪。

的，就是碰到教皇也不能寬容，但是到了普魯士的領土內，卻能得到安全而生命也有了保障了。

腓特烈的行政上的缺點可歸併於一樁，就是干涉主義。他的苦心焦思、擅斷、好武功，都促成他鑄了這個大錯。他訓練百姓，好像訓練擲彈兵一樣。他頒布許多使資本主義和工業，不能作自然發展的荒謬規程。咖啡、煙草、鍊糖，都給壟斷了。國王將竭力擲節下來的國幣妄用於開墾泥炭地，在沙地種桑，拿西班牙帶來的羊改良薩克森羊毛，獎賞做好絨線的人，建造瓷器廠、氈毯廠、鐵器廠、花邊廠。別的國王和他自己在經驗上都只知道發布告、撥公款，而不知道要成立一個里昂、一個布魯捨爾、一個伯明罕來，有幾樣東西是比撥付公款，這二者更其來得需要呢。

腓特烈的商業政策則尙情有可原。這是爲很特色的榜樣和流行的偏見所囿的緣故。他的錯誤固然可歎，但這是時代的錯誤。在別的方面，他的干涉主義則不能得到我們的寬恕的。他干涉司法同干涉商業一樣；他提出他的膚淺的公道觀念，以反對諸大法官同聲解釋的法律。他從未想到那些一生審理公權問題的人，判起這種問題來當然比一個國君所判的來得容易正確，因爲國君的注意力不能集中，要分給一千種事物上去，而且又從未讀完過一本法律書。裁判官和他辯駁，他

便勃然大怒。他痛罵他的法院院長。他腳踢他的判官們的小腿。當然他是不會幹出不公平的事來的。他堅信自己做得不錯，他保護窮人反對富人。然而在他長時期的統治中，這種善意的好管閒事，恐怕祇有比他所暴露的一切惡點更見得有害。我們可以在蕩子或暴君統治下設法過日子；但是給一個好管閒事的人來管束卻是人性所受不住的了。

國王政策的每一部份莫不皆含有指揮和取締的意味。在普魯士境內，各種身分的兒童，都被強迫着進各種學校裏去。假使一個普魯士青年爲了到來登（Leyden）或哥丁根（Göttingen）去求學，雖則祇去數星期，也要處以無服務精神之罪，有時便財產充公。沒有得到國王許可，是不准出外旅行的。假如得到許可了，而旅行者所攜帶的零用錢的數目，還須由國王的命令來決定。一個商人可以帶二百五十個金幣，一個貴族可以帶四百；我們由此便可以看到腓特烈對於貴族與齊民的舊時區別還繼續保持着。在理論上，他是一個法國哲學家，在行動上，是一個日耳曼王子。他雖則用法國西厄咸司（Sieyès）式的頭腦來講寫關於血統的特權；但是在實際上，他對於國事，沒有比宗譜和聯姻紋章（quarterings）更爲注意了。

這就是統治者腓特烈。但是他在來因斯堡的時候，就變爲另外一個腓特烈了，他是一個彈四弦琴者，與吹笛者，打油詩人，和玄學家。國王除孜孜於國事外，猶保持其對於音樂、讀、寫和舉行文會的嗜好。他在作戰施政的餘暇，便作這些消遣；他的性情大概還在消遣的時候比在戰爭或施行法律的時容易看出來呢！

席勒 (Schiller) 認日耳曼境內沒有一個奧古斯都 (Augustus) 或羅蘭索 (Lorenzo) 以獎勵詩歌的發達爲自豪，固不無理由。因路德派的豐富有力文字，爲了那些學究派的拉丁文及諸王國宮廷的法文的侵入，祇好避向民間去了。這種文字的威權，腓特烈是茫無所知的。講到這種文字和講到那些用這種文字的人，總好帶着莫名其妙的輕視態度。他的圖書館裏有的是法文書；在他餐桌上聽見的是法國話。他空時的同伴，大都爲外國人。在他的宮廷裏，有來自不列顛兩個出身高貴的著名人物，他們被本國的內訌趕了出來，他們的才能和德行，如果機會好，是可成一番大事業的。一七一五年，蘇格蘭馬里斯加爾侯爵 (Earl Marischal of Scotland) 喬其凱斯 (George Keith) 曾經爲斯都亞 (Stuart) 族作戰；他的弟弟詹姆斯時方十七歲，也幫他哥哥打得很勇敢。後

來一切都失利了，他們祇好逃到歐洲大陸，在周遊列國的時候，曾做過大小的事體，並頗得那些反對雅各黨（Jacobite）方面的人的恭敬和好意。他們的長途飄零到波資丹爲止，腓特烈的許多同伴都沒有受到與他們同樣的尊重。他們不但才藝雙全，而且是貴族，是戰士，在作戰和辦外交的時候都很得力，而且在腓特烈進餐的時候，沒有他們是不快樂的。在國王許多的同伴中，祇有他們沒有怨恨國王怎樣的不好。據那些熟悉宮廷事情的人宣稱，腓特烈真正心愛的朋友祇有馬里斯加爾侯爵。

意大利遣送到波資丹這團體裏去的人是機警和靄的阿爾加綠蒂（Algarotti）和最謹慎謙虛多心計的蓓斯梯亞尼（Pastiani）長老。但是腓特烈所聚集起來的團體，大多數人是從法國拉來的。因前往拉伯蘭（Lapland）而得微名的莫貝修意（Maupertuis）被腓特烈派充一個僅粗具著名巴黎學院雛形的柏林學院的主席。還有一位青年詩人達諾（Baculard D'Arnaud）大概以爲前途有無限希望，也離開了祖國，被誘到普魯士宮廷裏去住。侯爵達爾強（Marquess D'Argens）似乎因爲性格和腓特烈極相反，所以也成爲國王的要好的同伴，他材具優長，有法國上

等紳士之風，但他的一生是爲寡斷與放縱所誤。他是不信宗教，但多迷執的無聊人物之一。他非常痛恨基督教，故不能作理性的研究，不能在宇宙之和諧和美妙裏看到神權與智慧之蹤跡，他是夢幻的奴隸，徵兆的奴隸，十三個朋友在一起，他就不肯入席，鹽翻倒面前就要失色，他求他的客人不要把刀叉交叉的放在他們的盆子裏，旅行不能在星期五出發。他的健康時時使他很爲關心。如覺得頭痛或脈搏太快時，他便非常張皇，這種好像婦人的小心，這種事情竟在柏林給人傳爲笑柄。此等人竟能適合國王的胃口，寧非怪事。蓋國王要想消遣，不能無人奉陪，要想作輕蔑，亦不能無人做對象。當國王要想說些輕鬆話來消遣半小時光陰時，達爾強便是一個最好的同伴；當國王要想發怒和侮辱人家的時候，便拿達爾強來開玩笑。

腓特烈在公餘的時候，好同這些朋友及和他們相似的人物消遣。他喜歡有快樂舒適的晚宴。他請來賓免除一切拘束，不要把他當作是一個十六萬大軍的首領，不要把他當作所有列席者的生命與自由的絕對的主宰。所以在這種集會裏，外表上是很舒服的。這些人都以智慧學問相眩耀。所作歷史文學等討論，常有無窮的趣味。以人們所知道的一切宗教的妄誕，來做談話的主點，故對

於基督教國家所敬重的教義和名義，也大膽來討論，這樣甚至使習聞英法自由思想的團體的人，也免不了要大吃一驚。然而在這種盛會裏倒找不着真自由或真友誼。專制國王是不大有朋友的。腓特烈的缺點既是這樣，即使真以平等相待，友誼亦是極不可恃的。和他初訂交的時候，他確有點令人傾心。他說話動聽，聯絡人的態度，亦極可愛，奉承的手段沒有人比他更爲高明。使許多人帶了模糊的希望到他面前來，想得點極大的恩施之號召力，是沒有一個人能及得上的。他爲人在表面上固然是很好，但在實際上，則爲一多疑侮慢有惡意的暴君。他有一件嗜好，就是好鬧很厲害的惡作劇。這在一個孩子還可以原諒，但是在一個年齡成熟怪性堅強的人，好故意作這種放縱，就不免變爲不存好心的標記了。廷臣假使愛好穿衣，那麼他就來把油澆在他最富麗的一襲上。假使有人愛錢，他就設法來戲弄他，務使他祇有吃虧，沒有合算。如果有患憂鬱病的，便要使他相信他是患的水腫病。倘使有人特地想到一個地方去走走，他就捏造一封信來嚇他，阻止他前去。凡此種種，雖說都是細事，然而腓特烈的爲人顯然是以看見人類的受痛苦和人類的墮落引以爲快事的。

腓特烈觀察別人的缺點，目光很銳利，他愛將他的發現告訴別人。他頗擅長諷刺，有抓着人的

心坎癢處的本領，很高明，他拿人家厲害的尋開心，叫人家手荒腳亂，不知所措，則他的誇大狂和劣根性便引爲滿足了。實則他在這種方面的成功，是由於王權的和由於才智的一般多。我們讀歷史，知道羅馬皇帝孔謨多斯（*Lucius Aurelius Commodus 161—192 A. D.*）手裏拿了刀走下

比武場來，同一個可憐的角鬪士相鬪，這位角鬪士的戎裝只有一片薄鉛，在這個可憐的犧牲者流血之後，孔謨多斯便鑄紀念牌以慶祝這種不名譽的勝利。腓特烈在戰爭中之用妙策得到勝利，也很有這種同樣的情形。人家應如何去對付他是一切問題中最難解答者。如果在他的面前表示拘束，便算不服從他的命令，破壞他的作樂。但是假使他的同伴爲他的殊恩所誘惑而敢和他很親熱的相接近，他一定要殘酷的屈辱他們，叫他們悔恨自家的狂妄。著是你怨恨他的侮辱，那是危險的；不怨恨他的侮辱呢，那他仍要請你嘗些侮辱的滋味。據他的見解，叛逆的人是橫暴無理不知感恩的；服從的人便是野狗，專門啃骨頭，挨人家的腳踢，做出搖尾乞憐很忍耐的樣子。我們真想不到人們爲了免受飢餓的苦處，就做這偉大國王的同伴。這真不是生意經。國王待朋友的刻薄，是和他對於別的建設費一樣，他不願爲宴會多化一個銀幣，他允給詩人或哲學家的錢少得很，把這種詩人

或這種哲學家窮得非自行賣身爲奴不可；做他僕人的也可以想到，如果他吃了許多年苦頭而得的血汗錢沒有給他專橫的收回去，還算是運氣哩。

有一個住在波資丹裏面的有名人說那個地方，不啻是中古時代詩人所詠的阿爾西那宮（The Palace of Aelina）。初到那裏的人，竟會當他是個樂園，各種身心的遊戲正在等候着可憐的冒險者的光臨。每個新到的人都受着熱情的厚待，奉承得使他們沉醉其中，又鼓動他們去巴望與隆偉大的前途。這一連串獲得寵幸的人，他們帶着歡樂與希望走進這宅房子，經過短時期的虛妄的快樂之後，他們的愚魯就此註定了要受好幾年的顛沛墮落的報應了，弄到後來，他們疾呼着警戒着那些負着大志到這個魔屋裏來的人，豈非徒然。幾個有智慧的人早就發覺此中之真像了，有幾個有點骨氣的也掉頭不顧的逃走了；別的許多人呢，他們儘在那裏徘徊不去，以致鬱鬱不歡，不獲禮待的終老下去了。我們將毫不猶豫的說，當時倫敦最貧苦的作家，睡在一堆貨物上，在地窖裏吃飯，用紙作頸巾，用串肉針作胸針，這種人着實要比住在腓特烈宮裏的文學家快活多了。

但是那些懷着快樂踏進魔園的人都帶了又羞又怒的痛苦而去，其中最值得注意者便是服

爾泰。有種種情勢使他不得不想託庇於異域。他因名聲過大，致招人仇視，又因感覺過敏，乃授敵人以極好的攻擊機會。實則，他們都是沒有用處的進攻者。他們以前所寫反對他的文字，如今一些也都不存在了，祇有他自己的倒保存了些。但是他的性情是和許多人的體質一樣，如給荆棘輕輕的刺着一下或者給蚊子咬了一口，也一定要出膿而潰爛的。像弗來隆（Feron）、代斯方登（Desfontaines）那種作家的漫罵，不但不能降低他的名譽，反使之得以抬高。他施之於弗來隆及代斯方登的報復之大，甚至比鞭笞烙印、套枷尚更甚，故我們可以相信他們給他受的痛苦，殊比他給他們受的多得多。他一生把文壇的牛耳執得很穩，他同時代的人又竭力頌揚他是超出乎一切詩人、哲學家、史學家之上，而他的作品，在莫斯科、威斯特敏斯脫（Westminster）、弗羅倫斯（Florence）、斯德哥爾摩（Stockholm）以及巴黎本市，又都很受人家的贊賞，然而他是一個生性好妒忌的人，所以仍舊感着很痛苦。而這種痛苦，我們可以說是虛榮心極熾而又自知缺乏實力的人所獨有的。那些不配同他對敵的文人，如果在他面前的行動尚屬不錯，那麼他不但待他們公平客氣，還常常做着他們的知己朋友，和慷慨的保護人。但是假使作家們出了名，同他的名氣要不相上下起來，

他對他們便都要做冤家，或者做得隱藏一點，或者簡直就直認不諱。他同意孟德斯鳩（Montesquieu）和蒲豐（Buffon）作狡辯，並公然以劇烈的情感和盧梭（Rousseau）作戰。他沒有用作幽默或不介意來隱藏他的情緒的本領。以他所有的偉大天才，以及在世間長時期的經驗，都不能使他的自制能力比一個嬌生慣養的小兒或者一個歇斯德里（hysterical）的女人高出一籌。他煩惱的時候，就盡吐憤怒而憂鬱的話以表明其痛苦。他的大篇的惡辣字眼，他的頓足咒罵，他的做怪相，流血流，在對於那些卑劣的人倒是一桌豐盛的筵席，他們看見有威權者受苦，不朽人物之墮落，便會快活起來。這些人已經找了一個可立刻觸動他的方法。就妒忌而言，至少有一件事是無疑問的，就是他沒有一個活的敵人。自從拉辛同那些使樸德朗育院（Port Royal）聖境更加變得神聖的大人物的骸骨葬在一處以來，而能夠同塞爾（Zaire）阿爾辛爾（Alzire）梅洛貝（Merope）的作者一較高下的悲劇詩人，一個也沒有。直到後來纔有一個對敵者露面了。在多年前獲得了戲劇上的成功而一直爲人忘卻的老格雷皮雲（Crébillon），這時從聖安東尼路（Rue St. Antoine）附近一條狹陋的巷中的頂樓裏出來，他受到懷着妒意的文人們和沒有恆心的羣衆的

歡迎喝采。他隱退時寫了一篇東西，叫做喀梯林 (Catiine)，此劇開演的時候，博得極大的頌揚。這
 個毫無道理的劇本，情節是講一個愛情故事，是喀梯林與西塞祿的女兒朵麗亞 (Tullia) 二人的
 戀愛史。喀梯林的知己是市長蘭多魯斯 (Praetor Lentulus)，故事是完全照斯哥特萊 (Scudery)
 的方式做的，光說這一點也頗够了。戲院裏反響着陣陣的歡呼喝采聲。國王就賜年俸給這位成功
 的詩人；咖啡館這般宣稱着：服爾泰固然是個聰明人，但是真正悲劇的靈感，即在柯奈伊 (Cornei-
 lle) 和拉辛的劇本裏的萬丈光芒的天授的火炎，卻祇有在格雷皮雲之劇本裏纔能找得到。

這個打擊深入服爾泰的心坎。假使他的智慧剛毅能够同他的豐富知識和聰敏一樣，那麼他
 能看出歐洲的鼓吹者和誹謗者是無權把喀梯林抬高在塞爾之上的；可是他不像密爾頓和彭德
萊 (Bentley) 能讓後世來秉公判斷他們的地位。他急欲同格雷皮雲約定一個無聊的競爭，編了
 許多戲劇，題目就是他的敵人所討論過的。這些劇本都祇受到了冷淡。服爾泰對於宮廷以及對於
巴黎人士均感不快，便想要在流亡的情景裏找尋愉快。他因為和謝特萊夫人 (Madame du Cha-
 telet) 戀愛，可以這個志願一直不能去實現。後來該夫人逝世，他纔得自由；於是決定避居柏林。

他接到許多請他上柏林去的信，信中充滿極懇切和敬仰的話，以腓特烈的吝嗇，竟爲他破例一次。什麼勳章啊，顯職啊，厚祿啊，一桌盛饌啊，宮內的大房間啊，這些恩施都是想博得這位當代第一智者的扈從之愉快和感謝而傾發的。他又匯寄了一千個路易爲服爾泰作旅費。凡柏林派到第一等國家的大使，其待遇也沒有一個更比他爲優厚的。但是服爾泰還以爲不滿足。後來他竟擁有鉅資，成爲最慷慨的一個人；但是等到他的財產增到與他的願望相當的時候，他的貪嗜金錢，無不以公義或羞恥都阻止不了他。他厚了臉皮，再要一千路易，好讓他的姪女黛妮夫人（Madame Denis）能和他同來。夫人是風騷女子中最醜陋者。這位詩人的不高妙的貪婪，當然使性嚴肅而好節儉的國王發生反感。國王的答覆就是乾脆拒絕，說是『我是不向婦人伴裏求光榮的。』服爾泰聞之，像孩子般的勃然大怒起來。『難道就這般小氣麼？他地窖裏藏有幾百滿桶的洋錢，竟同我計較這區區一千個路易。』這樣看來，他們的談判勢將破裂了；但是腓特烈卻機敏異常，裝得滿不在乎，換個達諾來做偶像。國王還寫了幾首整腳詩，意謂服爾泰已成一個沒落的太陽，而達諾卻是上昇的太陽。於是那些老實朋友隨即把這種詩傳到服爾泰的耳朵裏。其時服爾泰尙臥在牀上，只穿

了一件襯衫，聞此，就跳起來，在房內發怒的狂舞着，叫人把他的護照和驛馬預備起來。事情就是這樣開始的，以後的結局如何，當不難預知了。

服爾泰以一七五〇年離開巴黎，幾乎過了三十年光景，他方得故地重臨，其時已經老邁龍鍾了。他的晚年是在光榮但很悲慘中度過。他在普魯士所受的款待，只有無甚志氣的人方引爲自得的。他寫信給在巴黎的朋友，說他所受到的恩施和注意實非楮墨可描摹，說國王是最可愛的人，說波資丹是哲學家的天堂。他做了御前大臣，受有金鑰匙，十字章，以及終身可領年俸八百鎊的證書。他死後如果他的姪女尚在，則她每年有一百六十鎊的津貼。御廚夫和御車夫均可由他支配。他住的房子就是薩克斯 (Saxe) 在威望最隆時去遊俄國的行館。實則腓特烈一時甚至屈尊來學作諛詞。他把這個露齒小瘦子的瘦手壓在他的嘴唇上，把他當作不朽名人的管理者。他說他應該在祖先和他的刀所給他的銜頭上，還加上一個銜頭，這個銜頭便是他一生最驕傲的獲得物。他的銜頭應該這樣——腓特烈，普魯士國王，勃蘭敦堡侯，細勒西亞的大公，服爾泰的主人。但是服爾泰即使使在蜜月的快樂中，他富於感覺的塵心已開始駭異了。他到後不多日，禁不住去告訴他的姪女，說

這位和藹的國王已定下詭計，他會用這隻手詭譎的抓你一把，而用另外一隻手來拍拍你撫摸你。他接着所露的意思，殊不易捉摸，然而也很可駭異。「晚宴是豐盛的。國王是這一羣的生命。但是——我須聽歌劇，看喜劇，寫批評，列席音樂會，作研究，翻書本。但是——但是——柏林是美麗的，貴族夫人們很嫵媚的，女官們都漂亮。但是——」

此種反常的友誼很快的冷了下來。我們從來沒有碰到過這兩個極相配的人會彼此討厭起來的。兩個人都確有爲對方所不能忍耐的缺點。他們在不同的方面，都是人類中最不能忍耐者。腓特烈是吝嗇成性，幾視一錢如命。當他把玩物拿到手裏時，他就會想到對於這樣東西所付的代價太貴了。另一方面，服爾泰是貪婪成性，甚至不端無恥；他想到一個地窖裏置有金銀滿桶的國王之寵臣，應該得一筆財產，使歲入徵收長官（*Receiver-general*）對他大爲妒忌。他們很快的發見了彼此的感情。兩個人都憤怒，於是戰鬥起來了。在這戰鬥中，腓特烈俯做莫利哀小說裏的哈柏恭（*Harpagon*），服爾泰則做莫氏小說裏的斯開賓（*Scapin*）。說也慚愧，這位偉大的軍人，大政治家，竟下令減少給予他客人的糖和朱古律。假使可以說出來，還有一樁更可恥的，便是服爾泰爲補償

自己的損失起見，把王上前房裏的蠟燭拿來塞在袋裏。然而金錢上的爭執，還不是這兩個非常朋友所認為最嚴重的。國王的種種諷刺，便把這位詩人激怒了。達諾、達爾強、基伽特（Guichard）、拉曼特利（La Métrie）爲了吃一口麵包，都願受主人的氣；但服爾泰倒是另外一種人。他知道他同腓特烈一樣，是個有權力的人，是一個在歐洲有聲譽的人，而且又有無上的本領，可制服他所恨的揶揄，即使軍隊的領袖和各國的統治者也都怕他。實則人類所揮弄的一切聰明的利器中，最可怕的便是服爾泰的譏嘲。不爲百萬人的眼淚和咒罵所感動的頑固人物與暴君，卻因聽到服爾泰的名字而失色了。理性所不能攻破的主義，最猛烈的權力所不能襲擊的主義，以及最有價值的真理，最豁達的情操，最高貴優美的幻像，最純潔的名譽，最尊嚴的制度，遇着有人以沮喪的笑容相向，便變爲卑下可憐的東西了。每一個敵人不問他的理由，天才，地位，性格等是怎樣堅固，如果他膽敢衝犯這個嘲弄者。我們便可拿以前教天使長（archangel）要當心的話，說給他聽：——

『我預先關照你，要迴避

他的致命之箭；切莫妄想，

在光明的懷抱裏便可無恙。

懷抱雖很慈祥，因爲那是不治之傷，

除了上蒼，無人能抵抗。」

在一方面，我們不能不說，稀有的天才是如何常不欲和值得尊敬的敵人並立；如何好對不足道的小人不肯放鬆；如何好例行逆施去催毀了塵世痛苦的最後安慰，和塵世權力的最後限制。在他方面，我們不能不說，稀有的天才也可常作維持正義、人道、寬容、健全、哲學原理、自由政府原理等之用的。而服爾泰的性格卻不能爲腓特烈所儘量涵容。

爭吵的原因迅速的愈弄愈多。因爲一部分出於愛錢，一部分出於好奇，服爾泰遂常喜做股票買賣，因此便捲入性質至少可疑的勾當中。國王呢，他看見有這個好機會，就羞辱他的客人，於是彼此就惡罵和埋怨起來。服爾泰不久同國王四周的其他文人作戰起來，把腓特烈激腦了。不過這事腓特烈應負大部分的責任。好作弄人是他的最大的壞脾氣，他對於小人壞書總是好加讚歎，這正爲了要享受使服爾泰聽見了只好忍氣吞聲的神情而纔這樣做的。然而不久，腓特烈也深悔他自

已惹起廷臣互相妒忌爲失策。整個王宮給一班文士的陰謀密計鬧得烏煙瘴氣。腓特烈的命令雖可使十六萬大軍遵守秩序，但是不能制服這一批老羞成怒的智者之爭鬪。要激動風潮總是比平息風潮容易得多。以腓特烈的狡猾也不能絕對無煩惱。他送了許多詩給服爾泰，請他品評，於修正後歸還。『看呀，』服爾泰叫道，『國王送了這一大堆髒布來叫我洗！』愛搬嘴舌的人就惟恐來不及的把這句諷話搬到王的耳朵裏。腓特烈得知了，這一怒非同小可，好像一個住在倫敦格勒勃街 (Grub Street) 的作家看見他的名字載在蒲柏 (Pope) 著的鄧西哀特 (Dunciad) 裏面的一樣。

這是決不能持久的。這種形勢：如果在他們交誼最濃的時候，固可一笑了事，現在卻要鬧得大決裂了。莫貝修意所受腓特烈的優待是和任何文人相同。他是柏林學院的院長；他的位置次於服爾泰，在普魯士宮廷所召集的文學會中則位置更低。腓特烈挑撥這兩個好妒而又自負的法國人的感情來尋其開心，結果兩人間果然十分不和起來。服爾泰決定將永遠抹不掉的符號，打在莫貝修意的額上便寫了一部優美滑稽的阿凱基博士的謾罵集 (Diatribes of Doctor Akakia)，他

拿這本小著作給腓特烈看。以腓特烈的好尚和惡意那有不愛這種美妙的戲謔。實則在這個時候，要想不識什麼爲嘲笑的人，來讀拉丁城的笑話，巴塔哥尼亞人（Patagonians）的笑話，以及通到地心的洞穴的笑話；除非等到讀得哭了，是不容易發笑的。但是腓特烈雖說還歡喜這種優美的諷刺品，他卻不願牠流傳到外面去。他關懷他的本身。他已經任命了莫貝修意去做柏林學院的院長。如果歐洲因爲服爾泰這篇文字都來嘲笑莫貝修意，那麼柏林學院的名譽，甚至設立該院的國王的尊嚴會不會也受些損害呢？所以國王即懇求服爾泰別把牠發表。服爾泰先是答應了，後又食言。謾罵集終於印了出來，受了許多能讀法文的人的歡頌。國王大爲震怒。服爾泰照例不肯以實道實說他本人與此事無干，把過處推到印刷者和筆記者的身上。國王不爲所騙，命普通統刑吏將該書燒燬，並堅令服爾泰用最卑下的口氣道歉。服爾泰乃把十字章、鑰匙，以及恩俸證交還國王。自這次鬧脾氣之後，這一對怪人自家都覺得鹵莽，到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便乃談判和解。但是這種決裂是無法復合的；服爾泰從此便離開了腓特烈。分別時，彼此都很冷淡，也都懷恨。服爾泰那裏有一本國王的詩稿，走時竟忘記奉還。我們相信這不過是行旅人所不能免的疏忽。若說服爾泰有思想剽

竊，那就言之太過了。我們相信即使腓特烈將國土的一半來給服爾泰，他也不願拿腓特烈的詩作爲自己的詩的。而國王呢，他把自己的作品卻抬得高出於它的應有的價值，對於服爾泰的一切行爲則好從壞的方面來看，不由得大怒起來，以爲自家的得意之作竟落在一個機詐像老鴉般，惡作劇像猴子般的仇人的手裏去。他被這種思想所激怒，不顧理性和禮貌，決定立刻以可憎而又可笑的手段去報復。

服爾泰到了弗蘭克福 (Frankfort)。他的姪女黛妮夫人跑來迎接。當他被駐在此城的普魯士官吏下令逮捕時，他知道他尙未逃出故主的權力之外，便把那可貴的特稿交出來了。但是無疑的，普魯士的官吏已奉有訓令非給他受點很大的污點，是不放他走的。他被關在一間蹩脚的小屋子裏，關了十二天。哨兵們帶了上刺刀的鎗兵看管着他。他的姪女被士兵從泥裏拖過去。橫暴的獄吏向他勒索一千六百元。如果以這種侮辱非由國王授意那真是胡說。有沒有人爲了這事受譴責？有沒有人爲了這事去受審問？這不是和腓特烈的性格相符合麼？在別的相似的情形之下，他的行爲不也是這樣的麼？他不是以屢次暗中指揮軍官們劫掠人家，毀壞人家房子，報復宿怨，並設法使

他們的舉動，不致把國王的名字不帶累在內著名麼？在七年戰爭中，他對付白魯爾伯爵（Count Bruhl）就是這樣。我們爲什麼要相信他對付服爾泰，就有所顧忌。

到後來，這位大名鼎鼎的囚犯重得自由了，但是他的前途殊很淒慘。他做了兩個地方的亡命者，一個是他的出生國，一個是他的寄居國。法國政府爲了他到普魯士去很有點怒惱，所以他要回巴黎去是不答應的；在普魯士鄰近住下也不得到平安的。

他就躲在美麗的萊夢湖（Lake Lemna）畔。在那裏可以脫去一直羈絆着他的種種束縛，對於宮廷和教堂既無企求，也無恐懼，他開始長期作戰，反抗一切好好壞壞權勢凌人的人；蒲克（Burke）所說關於國民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的話，對於這位偉大的先驅者，真是千真萬確，他說服爾泰不能建造；祇會拉倒；他真是破壞的維特魯維斯（Vitruvius）。他沒有一個可用他的名字作爲標幟的學說遺給我們，也沒有對於我們所貯的確實知識有所增加。然而他對於「真實」「虛僞」及「高貴」「卑賤」「有益」「有害」的事物所作的摧毀之廣大而又可怕，是沒有一個人類大師能趕上他的。當他初在阿爾卑斯山麓居住的時候，他這位身兼戲劇家、智

者、和歷史家三種資格的人物，便融合成爲一種更重要的人物了。他如今像一個主教，宗派的建設者，陰謀黨的頭腦，智識家廣大集團的首領。他常好爲沒有援助的無辜者辯護，願意補償殘忍的錯誤，願意責罰據有高位者所施行的虐政，這是他的美德。他聽到恐怖的戴尖帽的方濟會派（Capuchins）稱他爲反基督徒也感到滿意，因爲這也合乎他的貪婪的虛榮。但是不管做善事做惡事，他總忘不了波資丹與弗蘭克福；他很認真的去聽人家所講的低聲語，說是歐洲的風雲已在會集，說他的報復的時機已來臨了。

他立刻達到他的希望。瑪麗黛麗莎從來沒有一刻忘了她在腓特烈手裏所吃的大虧。她年青柔弱，剛產下一個孤兒，做了母親，便被逼迫從自己一族的古都裏逃亡出去；眼見大好的遺產給盜賊們瓜分着，而這些盜賊中尤以腓特烈最爲兇惡。他不假託辭，也不說反抗最神聖的條約，竟對於他應有防衛之責的可憐同盟攻襲起來。女皇感覺靈敏而好任情，這對於她則好處壞處都有。她祇要想嘗過一次全部報復的滋味，那麼他是敢冒任何危險犧牲她的子民甚至於全部的人類，也都不惜的。在女皇的狹隘而好迷信的心中，誤認報仇這事是一種責任。細勒西亞非僅由奪自奧國皇

室的掌握中，且也是奪自羅馬教會的掌握中。這個征服者果真允許他的新子民依有自己的規矩。去信仰上帝；但是這還不算够哩。在固執的人看起來，要使稱尊甚久的加特力（Catholic）教會降到平等的地位，豈非是一件極不能忍的事。這不光是瑪麗黛麗莎把自己的仇敵，當作爲上帝的仇敵的唯一原因。腓特烈的文字與談話裏的褻瀆神聖，以及關於他個人生活的醜行，也有可怕的謠言流播着，當然這一切會使一個婦人震駭的，這婦人矢志堅信着聽教徒懺悔的長老所講給她聽的一切，而她，雖則圍繞在許多誘惑裏，雖則年青美貌，雖則燃燒着她的一切的熱烈的情慾，雖則秉握着無上的權威，她還是保持着她的清白的聲譽，竟使誹謗者無隙可乘。

她一生最大的目標便是收回細勒西亞和屈辱霍亨索倫朝。她爲此目標，含辛茹苦的過了幾年，她百折不撓的熱忱，就和詩人所說的莊嚴女神耶諾（Juno）一樣，女神因爲聯合各民族去打倒特類（Troy），假使神馬疲乏，她寧願她的可愛的斯巴達（Sparta）和邁錫尼（Mycenae）二城被摧毀，祇讓她看一次披里安（Priam）的王宮冒煙就滿足了。如今驕傲的奧地利的女神抱了這種精神力謀歐洲從未見過的聯合，來和普魯士對抗。沒有什麼可使她滿足，除非這整個文明

世界，自白海（White Sea）迄於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自比斯開灣（Bay of Biscay）至草原上有野馬的塔奈河（Tanais）為止，都武裝聯絡起來以抗拒這個小國。

她爲欲使俄羅斯起來一致行動，運用了各樣巧計，果然很早就給她達到目的了。她還答應一塊沃士給波蘭的國王；這位君主的大權，是在寵臣白魯爾伯爵手裏，即許以薩克森軍隊相助。最感困難的是法國。要波旁族（Bourbon）和哈布斯堡族同在歐洲政策之任何大計劃裏誠心誠意的合作，用腓特烈的狠話來說，那是不可能的，猶如水火之不能相容。歐洲大陸在這兩個世紀半的歷史，完全是法國與奧地利相互嫉妒仇視的歷史。自黎志留秉政以來，尤其如此。這位基督教徒的主政者的顯明政策，就是百般阻礙維也納的行動和保護反抗愷撒（Caesars）命令的日耳曼諸邦。法奧在宗教上雖然相同，但是仍舊不能使積不相能的心理稍減少。法國主政者雖身穿羅馬紫袍，遇着羅契爾（Rochelle）和奧凡爾涅（Auvergne）的異教徒便殺害，但是見了那些努力反抗帝國領袖之路德派和喀爾文派的王公，還要聯絡的。如果法國閣臣對於相沿數世紀的規例表示敬意的話，那末他們對待腓特烈就會像以前法國最偉大的閣臣對待阿多爾夫（Gustavus Adol-

plus) 一樣。普奧之成死仇，正促成普法之成爲密友，這層道理是很充分的。腓特烈決不會和法國有什麼嚴重的爭論。他的野心雖則貪佞恣肆，但是他的領土的位置既是這樣，卻不容他的野心來逼他打法國了，而他的本意卻並不要打法國。他這個人是算半個以上的法國人；他寫的講的讀的都用法文；他歡喜和法國人交際；他自以爲事事愛法國化是他一切事業的最佳酬報。任何法國政府雖則以輕浮愚魯之劣跡著稱，說是能將這般一個同盟一脚踢開，還難以相信哩。

然而維也納宮廷並不感到失望。奧國諸外交家獻上一個新規劃，這條計策，我們要承認，並非盡然不可取的。照他們的理論，列強一直是處於誤會中。他們都互相視爲天生的仇敵，其實他們纔是天生的同盟哩。連一連二接着殘酷的戰爭已蹂躪了歐洲，減少了無數人民，竭盡了公家的財源，使各政府都債臺高築；自從二百年來的相互殘殺或無誠意的停戰之後，諸著名王室皆以怨恨把整個世界都弄昏了，這時他們都坐着計算自己得到的好處，到底於那一方面有真正的利益呢？他們不過是使彼此沒有一個能興旺而已。在三十年戰爭與政務詔典 (pragmatic sanction) 戰爭中收到果實的，不是法國國王，也非日耳曼皇帝。這些果實卻給二三等國家偷盜去了。他們因爲地

位甚低，無人猜忌，又伴與基督教世界諸大首領敵愾同仇，以遂其擴充勢力之妙計。好像獅虎相殘害，胡狼攫肥巒奔林中一般。所以三十年戰爭的真得主既非法，又非奧，實乃瑞典。而政務詔典的真得主亦非法奧，實係勃蘭敦堡的開創者。法國已經筋疲力盡，軍隊固得了無上的光榮，國家固增了無上的負擔，然而爲的是什麼呢？不過使腓特烈可以統治細勒西亞而已。就祇爲了這一層，有一隊法軍，於鋒鏑飢饉中竟覆沒於波希米亞（Bohemia）了；別的軍隊則以許多可寶貴的血，換得豐脫諾埃（Fontenoy）之空虛的光榮。法國爲了腓特烈真是有苦說不出，那麼他算是一個知恩的國王嗎？算得是一個忠實的同盟嗎？他對於凡爾賽宮廷有沒有像對於維也納宮廷的那般虛僞？他豈不是照着平日生活的同樣辦法，大規模的在玩弄他的鄰居們嗎？他使用了狡猾的手段使得他們爭鬧起來，害得他們在大打其浪費錢財而沒有完結的官司，騙得大家莫名其妙，但有一樣則是確實實的，即是其中必有一個是失敗的，而另外一個就應該大發其財了。列強的真正覺悟，當然不是互相攻擊，而是要打這個教唆他們訴訟的人，這人惹起了他們雙方的忿怒，假裝爲雙方幫忙，又拋棄了他們，把自己升高到他本來的地位以上。奧地利的大目的是在復得細勒西亞；法國的大目

的則在擴張法蘭德斯 (Flanders) 邊境的領土。假使他們在對立中，其結果必會有多年的戰爭，格殺數千勇士，耗去數千萬克郎 (Crowns)，但都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後方肯放下屠刀。假使他們雙方已經說妥，那就不會有什麼危險和困難了。奧地利大可在比利時方面讓步，法國也不必在打了十次對陣之後纔去獲得割地的。細勒西亞也可輕而易舉的歸於久爲其領土之一部分的國家的。這兩個有力的政府聯絡起來，立刻會使普魯士駭懼。如果他來抗拒，那麼祇消短促的一仗便可決定他的命運。法奧兩國在戰爭時一直做慣了失主的，現在第一次得以做着得主了。他們之間不必再有什麼可以引起妒忌的。他們的威權立刻會增大起來；他們之間的均勢也會保持着的；而唯一的被害人也許是一個行爲放肆的海賊，他在兩方面都沒有敢去親近。

這些主張因爲新奇巧妙，惹人注意，便立刻成爲巴黎的晚宴會和咖啡館裏的談話資料，而每一個快活侯爵和每一個准許觀看旁伯多夫人 (Madame de Pompadour) 燙頭髮和在髮上撲粉的滑頭方丈也都來擁護這些主張。這並非說，法奧間奇怪的結合，預先有什麼政治的理論。這歐洲大陸強國所以能忘記他們的宿仇和他們的舊國策，其真正的動機，不外是他們個人對於普魯

士王的惡感。這種感想以瑪麗黛麗莎最爲強烈；但不只是她一個人如此。在若干方面論，腓特烈是一個好君主，但是他顯然是一個壞鄰人。他做事處處頂真，見利就鑽，這尙不是他的最可憎的過失。他的譏嘲之傷人，比他的野心還要厲害。他的賣弄雋語，甚至比他的治理國家更漫無束縛。諷刺歐洲一切王公大臣的詩都是在他筆底下出來的。他的信札以及談話，涉及當時最偉大的國君，其語氣儼同古萊（Collé）和年輕的格雷皮雲（Grebillon）在潘萊替亞（Pelletier）的桌旁所開的舌戰，而不像出於一國的大元首對於他國的大元首所說。他對待女人常態度輕薄，就是叫最謙和的女人也是不能饒赦他的；他真不幸；那時差不多整個歐洲大陸都給女人統治着，而這些女人則又均非很謙和的角色。俄女皇依麗薩白（Elisabeth）知道她的獻慇懃的男子給腓特烈一個穢褻誹謗的好題目。法國政府的真主旁伯多夫人更被他弄得煩惱萬分。她用最柔順的諂諂術，試着去和普魯士王和解；但是他卻以乏味的冷語來答覆她。奧女皇則不然。她儘管是公主們中的最高傲者，儘管是主婦們中的最嚴峻者，她忘記了報仇的渴望，忘記了她民族的尊嚴與她性格的純潔，而不得不出身低微意志卑下的外妾去表示好感，這個外妾是靠着污辱了自己換得勢力，又靠

着污辱了別人纔能維持勢力的。瑪麗黛麗莎居然親筆寫了封信給她親愛的表姊妹，表示充分的敬意和友誼。這個表姊妹是屠夫卜亞松 (Poisson) 的女兒，酒店老闆但蒂奧萊 (D'Etioles) 的妻子，她又是一個替老浪子拐年輕的女孩子去做姬妾的拐子。這般一個多麼古怪的女人，竟是西方這許多常王的後裔的表姊妹啊！這個外妾完全被她所收買了，在路易方面不費什麼力就打通了，路易便痛恨自己弄出來的錯處。他並不輕喜易怒，但東方有句格言，說是蔑視可以刺破烏龜殼，腓特烈既不顧利害和禮貌，對於路易的遲鈍、懦弱、卑鄙、極其蔑視，毋怪法蘭西便被誘去加入聯盟了。由於法國的榜樣，便決定了瑞典的行動。當時的瑞典卻完全是跟着法國走的。

腓特烈的仇敵的實力充足，卻頗可公然來打他；但是他們希望於所得的好處外，再得一個襲擊的好處。然而他這人倒不是可以被敵人從他的衛隊裏捉去的。各國宮廷裏都有着他的爪牙；他現在從維也納、德勒斯登 (Dresden)、巴黎接到詳細而又彼此一致的報告，很可以使他覺到自己的危險。他知道他立刻要被法、奧、俄、薩克森、瑞典以及日耳曼的集團所襲擊了；他又知道他的領土的大部分已經由仇敵們支配着了；法國因地理上的位置關係，不能直接去分享他的戰利品，只好

收受同等價值的尼德蘭 (Netherlands) 與願得細勒西亞，俄皇后得東普魯士，薩克森的奧古斯都 (Augustus) 想要馬德堡，而瑞典則希望波美拉尼亞 (Pomerania) 爲酬。假使他們的企圖達到目的，那麼勃蘭敦堡王室會立刻在歐洲的系統裏降落到比符騰堡 (Württemberg) 公爵和巴登 (Baden) 侯爵的地位還要來得低了。

但是這些計劃如果失敗了，還會有什麼指望呢？歐洲大陸諸列強已經有好幾代不見他們有這般聯絡了。一個並不可怕的聯合會把威尼斯諸省征服了去，那時威尼斯的威權財富光榮都正在鼎盛的時候。一個並不可怕的聯合會逼得傲慢的路易十四屈膝求和。一個並不可畏的聯合，我們記得，曾克服了一個依舊強盛的帝國，降低了一個依舊高傲的名字。這種優勢在戰爭中是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腓特烈所統治的人民還沒有五百萬，而聯盟攻他的許多國家的人口卻有一萬萬。財力厚薄，亦相去很大的。有時許多小國爲忠君愛國的強烈熱情所激動了，就出頭去反抗那些因內訌與不滿而致衰弱的大王國起來。但是腓特烈的王國固是一個小國，也許他國內人民的離心離德是比他的一切敵國爲更甚，細勒西亞構成了他的四分之一的領土，而他所希望於這個向來

屬於奧國的細勒西亞人者，要他們冷淡已經很了不得了。他對於細勒西亞的天主教徒，別的也不敢巴望，祇能看着他們來抵抗了。

有數國因地理關係，尚利於作抵抗大軍的自衛。英國數次三番因爲有海的保護，故能不捲入大陸的漩渦中。威尼斯政府雖被逐出本土，猶在湖沼中的軍火廠裏頑抗干布雷（Carn Bray）的同盟軍。有許多完備的大軍會視瑞士的牧人爲輕而易得的戰利品，卻死於阿爾卑斯山的山道上了。腓特烈就沒有這種機會。他的國家在組織上、地位上、士質上，都於他不利。他的形長散漫而又難於生活的領土，看來倒是祇予侵略者以很好的機會，而且他的領土又沒有大海和山脈可爲掩護。自他的敵國起程侵入到他的領土上的隨便那一個角裏，不消走一星期便够了。卽京城本身也因戰爭而常受圍攻。所以實在說，在歐洲難得有一個政治家或軍人會懷疑這次鬭爭，在不數日內會因勃蘭敦堡族的感到疲勞而停止的。

腓特烈自己的意見亦非十分不同。他預料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教師都要遭到毀滅。然而依舊還有一個微細的希望可以脫逃。他的國家至少有位置居中的利益；而他的敵國呢，都是彼此遠遠

的散居各處，要在一塊地方聯合起來，倒很不便。他們生活在各種不同的氣候裏，所以也許這一年這一個季節非常適宜於聯盟軍的一部分的軍事行動，卻不宜於其他部分。普魯士王國又無土地廣聲勢盛的帝國所具的某某弱點。然而殊死戰的實力大小，並不拿土地的方哩或人數為標準的。普魯士是一個瘦瘠但尚結實而又有很好的操練的軀體，牠沒有別的，祇有筋力肌肉骨骼。人民購國債的並不指望分享紅利。遙遙的殖民地也不會要求防衛。一個充滿了奉承者和外妾們的宮廷，免不了要吞吃五十隊大軍的軍餉的。普魯士軍隊之人數之少，差不多是和他的敵軍成爲一個反比例，然而壯強之程度，與普魯士全境的土地相比較，則超過甚多。他們受訓練、受指揮、皆足歎服。他們服從命令，出去征討，俱已成爲習慣了。國家每歲所入，卻不免因債務而受到連累，但應付平時的經常開銷，尚有盈餘。在歐洲諸王中獨腓特烈一個人儲蓄了一分錢財，以備不時之需。而最可注意的是腓特烈祇有一個人，而他的仇敵卻人數很多。在他們的營裏我們可以找到嫉妒、紛爭、散漫等；而他的方面呢，則爲有毅力、團結和強有力的獨裁。軍隊有不足之處，可以約略運用兵略來補足。國王的軍隊數目，同聯盟軍在作戰的六十萬大兵比起來的，確要少，然而他行軍神速，即可補償大部

分之不足。把天才、決斷、堅決、佳運聯在一起，要支持一二仗是不難的。在必要時，連打一個月也可以。在一個大規模的聯盟裏，種種弱點不久就會自家呈示出來。聯盟中每一個會員，都以為自己在戰爭中所效力的份兒太多，而所分到的戰利品倒太少。於是弄得怨聲載道，互相譴責。土耳其人要在多瑙河上擾動起來；法國政治家或能發現他們放棄國策基本原則所鑄成之錯誤。只有死神可為普魯士鏟除那最可怕的仇敵。這次戰爭是因三四國君對腓特烈的個人嫌隙之結果；這些國君中如果死去了一個，便會引起全歐完全的大變化了。

腓特烈總是在晦冥多風暴的地平線中辨出一線的光明出來。一七四八年英法兩國締結和約，這在歐洲不過算是個休戰而已；在地球上其他各方是沒有這樣休戰過的。印度加爾那的克 (Carnatic) 的主權被兩大回教王族爭奪着；一方是聖佐治 (St. George)，他方是本第舍利 (Pondicherry)、英國勞倫斯 (Lawrence) 和克萊武 (Clive) 的軍隊與法國杜柏里斯 (Dupleix) 的軍隊間迭作攻戰。競爭結果雖不怎樣重大，但在英法兩國的冒險志士中，則是要發生蠢動的，這些冒險志士們曾在幾內亞 (Guinea) 海岸搜集砂金，誘怪黑人。但在北美洲，兩族的競爭和

彼此的惡感，則更形顯著。法國人想建一連串的屯兵所，從五大湖（The Great Lakes）直築至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口，把英國的殖民們圍起來。英國人不服，就整軍備戰。野蠻土著也雜處於雙方白種人裏出現着。於是戰爭開始了；礮壘被猛烈的攻擊了。關於火刑、剝頭皮、死歌等種種駭人故事傳到歐洲後，燃起數代競爭所發生的民族的仇恨來，就同火上加油。當風雲正要罩蓋着普魯士的時候，英法的爭執又生危機。假使腓特烈可以選擇，那末依他的趣味和利益，會使他袒護波旁族的。但因凡爾塞宮廷的愚笨，使他不能不悄然改計。法國變了奧地利的爪牙；腓特烈祇好和英國聯盟去了。他真料不到以一個有軍艦蓋蔽了大海，擁有許多軍艦，且又在俄亥俄河（Ohio）與恆河（Ganges）兩方面作戰正酣的國家，卻仍有大批軍隊可開到日耳曼來行動。那時的英國雖比現代的英國要窮些，但比歐洲大陸任何國家要富得多。她每歲收入的總數以及由信用而獲得的資源，雖則在看見過在一年中可達到一萬萬的數目的後代人，固不免認爲過小，但在當時的政治家，卻要引爲驚異了。在一個百物低廉的國家，如果在她的財產裏取出極適當的一份，交給一個能幹而省儉的國君去使用，那麼很足成立和維持一個可畏的軍隊了。

腓特烈所處的境遇即如此。他知道自身全部危險的所在。他知道尙微有逃避這危險的可能。因之他遂毅然決定來當頭一擊。到了一七五六年八月七年的大戰爭就此開始了。腓特烈要求女王把她的用意解釋個清楚，並明白的告訴她，如女王不允，就算作宣戰。他說道，『我不要一種神諭體 (the style of an oracle) 的答覆。』他接到了一個傲慢而又難捉摸的答覆。於是剎那之間，薩克森選侯富裕的國內便充溢了普魯士十六萬大軍了。奧古斯都帶了軍隊在披爾那 (Pirna) 佔得一個強固的陣地。波蘭王后時在德勒斯登。不到幾天，披爾那被封鎖了，德勒斯登也被攻下了。腓特烈第一個目標，是想得到薩克森國家文件，因為他很知道這些文件裏有着許多充分的證據，以表示他的真能爲自衛而戰，雖則他明明是個侵略者。波蘭王后亦和腓特烈相同，深知這些文件的重要，乃將其包好，藏在她的臥房裏，當她正要把這些東西送往華沙 (Warsaw) 去的時候，適有一個普魯士軍官進來。她以爲當軍人的決不敢大膽來侮辱一個女子，一個王后，皇帝的女兒，皇太子的母親，所以她站在箱子前面，後來則坐在上面。但是一切抗拒都是徒然的。這些文件終究呈到腓特烈前了。腓特烈在文件內找到許多他所想得的聯軍計劃的實據。最重要的幾種文件就立刻發

表了，因此收效甚大。這是很顯然的，不問這個普魯士國王從前的罪狀是怎樣，現在他卻是被害人了，他已料到有一種摧壞他的打擊之來臨。

同時，披爾那的薩克森兵營是被嚴密的圍困起來；但是被圍困者並非沒有後援的希望。有一個由勃郎元帥（Marshal Brown）統率的奧地利大軍，正如蜂擁一般向波希米亞與薩克森交界的山道前進。腓特烈在披爾那留下一股足以對付薩克森人的軍隊後，自己趕忙到波希米亞，與勃郎在羅華西資（Lowasitz）相遇，把他擊退。這一仗就決定了薩克森的命運。奧古斯都同他的寵幸者白魯爾伯爵均逃往波蘭。選侯領土上的全部軍隊都降服了。從那時起至戰爭結束為止，腓特烈把薩克森總作爲自己的領土待遇，他對於薩克森人的態度，很像這麼一個可怕句子裏所說的全部意思『把服從的，看作自家人，把品行卑劣的看作外人』（subjectos tanquam suos, viles tanquam alienos）。薩克森受他的指揮，如同勃蘭敦堡一樣；但他對於薩克森福利的注意，卻和勃蘭敦堡不一樣。所以他在這一個收服的省內徵募軍隊，勒索軍稅，比待他自己的其他領土還要苛刻。披爾那營裏的一萬七千人，他們的應募，有一半是出於逼迫，有一半是出於婉勸。自從開戰後沒

有幾星期聯盟中的一個戎員便解除了武裝，而他的軍器，現今倒是用於打其餘的聯盟軍隊去了。冬季使軍隊停止行動。到此時，一切尙無大變化。雙方真的拉繩戲還未開始。惟一七五七年將爲歐洲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時期，卻很容易斷定了。

腓特烈的作戰計劃是單純、勇敢而又適當。昆布蘭 (Cumberland) 公爵同一股英吉利與哈諾威 (Hanover) 軍隊駐在西日耳曼以阻止來攻普魯士之法軍。俄國因被冰雪所禁錮，須等到老遠的春天方能行動。所以薩克森是失敗了。瑞典也做不出什麼大事。再等下幾個月，腓特烈就好獨自對付奧地利。即使如此，他還是佔不到優勢。但是憑他的能力和勇氣，他常會戰勝了更可怕的佔有優勢的敵人。

在一七五七年初，薩克森的普魯士軍隊就開始行動了。他們在山中分爲四列，直趨波希米亞而來。布拉格 (Prague) 是腓特烈的第一個鵠的，但是暗中的目的物也許是維也納。勃郎元帥在布拉格駐有一隊大軍。陶恩 (Dawn) 是許多奧國隊長中最小心最傲倖的人物，他率了軍隊，趕着來。腓特烈就決定趁陶恩未到之前，把勃郎殲滅。五月六日，那些城牆下的戰爭，較一百三十年前歐

洲在馬爾普拉奎 (Malplaquet) 和埃勞 (Eylau) 所見使天主教聯盟勝利與不幸的柏拉丁 (Palatine) 選侯潛逃之長時期的戰爭中，其流血更多。當時腓特烈和勃倫瑞克 (Brunswick) 王子斐迪南 (Ferdinand) 俱勇猛異常。但是功勞要算許威林 (Schwerin) 爲最大。當普魯士步兵退縮的時候，這位壯強的老將從旗手那裏搶了些旗，在空中揮舞着，使軍隊復向前衝鋒。如此，這位七十二歲高齡的老將便死於酣鬪中了，他的手裏還緊握着在銀地 (field argent) 上畫黑鷹的旗幟。於是腓特烈獲勝；但這是費了昂貴的代價買到的。他的最勇的戰士全部死亡。他自認喪失了一萬八千人。敵軍遭死傷的和被虜的達二萬四千人。

敗軍一部分被圍困於布拉格。一部分逃往加入將要開到的陶恩軍隊中。腓特烈就決定對他們再玩一套老花樣，他從前在羅華西資就這般玩成功的。他留下一股大軍圍困布拉格，自率三萬人來抵禦陶恩。這位小心謹慎的元帥，雖則擁有很多兵士，卻不肯輕易去冒險。他在古林 (Kolin) 佔了一個教人家幾乎攻他不得的陣地，等候腓特烈來攻襲。

正是六月十八日那一天，如果希臘的迷信依然存在的話，那麼這一天應該要祭古希臘司報

應的女神乃美雪斯 (Nemesis) 的。可怕的經驗告訴這兩個近代最偉大的君王，說是技巧與勇敢都不能穩定無常的幸運。戰爭自午時始；一部分普魯士軍隊鏖戰到仲夏天氣的日沒時。但是弄到後來，腓特烈覺得自己的兵隊屢給敵軍很利害的殺回來，已不能向前再衝上去了。他很不願意接受退兵的規勸。他的侍從武官見形勢急迫，多力諫他，其中一個冒昧進行言道：『王上的意思，是否要單獨去攻打礮臺？』他的最猛勇的士兵已死去一萬三千。他此番一無所得，祇有整軍退出，解除布拉格的圍攻，急令軍隊分道離開波希米亞。

這個打擊看來是最後的了。腓特烈的境遇既是這樣，似乎祇有二個接連的佳運，方可免於毀滅。而今差不多在戰爭開端時，他受了一樁阻礙，就是旗鼓相當的雙方，也要認為厲害的。他使全歐對於他的軍隊非常屬望。自登位後，他的軍士接連的同奧軍打了幾次勝仗。但是榮譽卻和他別離了。那些爲他的惡意諷刺所中傷的人，就趕忙來嘲弄這個嘲弄他人的好手以作報復。他的軍兵們已不信賴他的命星。他的營裏每一部分人都嚴厲的批評他的軍事計劃。即他自己家裏也有人在誹謗着。他的次弟威廉係假定承繼的人，或者說得正確些便是承繼王位者，也便是今王的曾祖父，

他們禁不住要悲悼他個人的與霍亨索倫的命運，從前是何等偉大順利，如今卻爲了鹵莽的野心，見笑於各國。這種怨話以及威廉自波希米亞退兵所作若干錯誤，在在引起這位堅決國王的不樂來。這位王弟給他哥哥責備了許多戳心的話，心也碎了，就離開軍隊，退往別墅，不久竟含羞懷怒而死。

腓特烈的苦腦似乎不能再增加了。然而正在此時，又有一個和在古林所受的一般可怕的打擊降臨到他身上來了。由愛斯脫雷元帥 (Marshal Estades) 統率的法軍已侵入日耳曼了。昆布蘭公爵在海斯登貝克 (Hasternbeck) 抵抗，爲敵軍所敗。他想使哈諾威選侯領土免於全部被佔，乃在克羅斯脫·色文 (Closter Seven) 地方與法軍將官訂約，任法軍自由進攻普魯士的領土。

其時腓特烈已苦腦已極。正當在這種時候，他的母親死了；以他性格的冷酷，乃遭受這個損失，竟覺得很悲傷，殊出我們意料之外。其實，他的不幸現已使他心碎。這嘲弄者、暴君、人類中最嚴厲最傲慢最愛諷刺的人，已變爲一個很不快活的人了。他的面孔多麼憔悴，軀體多麼羸瘦，所以他自波希米亞歸來，道經來比錫 (Leipsic) 的時候，人們再也認不出他是誰了。他夜間不能安眠，眼淚常

不自主的從眼眶裏流出來；他在心中煩擾的時候，覺得墳墓是他逃避痛苦與恥辱之最佳地方。他決意不要再活，也不要在歐洲列強中以屈下自己的條件而講和。他知道他自己已無甚什麼了，只有一死而已；所以他就仔細地選擇求死的方式。他常帶着一隻小玻璃盒子，內藏一隻靠得住而力量很速的毒劑；他公然把這個決心告訴了他所相信的人。

腓特烈有很可令人發笑的特性，這是和他的嚴肅強悍的品格很相反的。假使我們把這種特性撇開不談，那末對於他性成的描寫是極不完備的。當時他所演的怪劇是以悲劇還以喜劇爲主要部分，我們卻不易斷定。不過這位大君主在一切的苦難當中，他好寫無聊詩的興趣卻是日甚一日。他的周遭圍着許多敵人，他的心中充滿了失望，一顆顆的昇汞丸藥總藏在他的衣袋裏，他的詩是幾百行幾百行傾寫出來的，他痛恨神道與人類，痛恨服爾泰的喜卜格萊泉水（Hippocrène）的乾燥無味，祇存糟粕，痛恨曉留（Chanliou）的七弦琴的回聲微弱。我們如把他在一七五七年的末後幾個月內所幹的事和他在同時所寫的東西較量一番，是很有趣的一回事。像漢尼巴（Hannibal）、愷撒、拿破崙們的一生中相等的歲月是否可與普魯士和腓特烈的歷史中最光榮的剎那

時間相比，固很難說。然而就在此際，這位著名勇士卻在百忙中產出許多短詩和書信來，比息柏（Cerber）要寫得稍爲高明些，比海萊（Haylay）則略爲遜色些。他的散文雖不乏一種剛勇的情操，然而好以希臘神話如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奧菲斯（Orpheus）、愛里雪（Elysium）、阿凱倫（Acheron）、悲哀的斐洛美爾（Philonel）、繆菲斯（Morpheus）的罌粟以及其他一切的敝舊東西來做本事，儼像侍婢身穿貴夫人的衣服一般，這種體例在有天才的人，老早就棄而不爲，而讓庸愚的人去幹的。腓特烈的高傲，小心有決斷而又像街學的聰明女人的品格，是合米特拉達底（Mithridates）與特里索丁（Trissotin）爲一人，所以他遂一隻袋裏帶了一盞司毒藥，另一袋裏帶了幾帖壞詩來和武裝世界相抗，像這樣兼具剛柔二種極相反極奇突的品格的人物，我們差不多是沒有見過的。

腓特烈有些時候同服爾泰和睦起來；彼此通信，語意懇懃有禮。古林戰後，他們的通信至少在表面上似乎已彼此言歸於好了。我們不知道還有什麼書信集能比這兩個怪人物在互相寬恕後所作的通信更可表現出人類本性的陰暗與最不可究結的部分了。他們都覺得爭執會降低公衆

對於他們的敬仰。於是他們便彼此恭維起來，彼此利用起來。這個偉大的君主很想讓這個偉大的作家來把他傳諸不朽。這個偉大的作家覺得本人因為有了這個偉大的君主對他示敬，便把地位擢高了。終以他們彼此所受的傷痕太深，無法消滅或全部治癒的。不但傷痕是永久存在，就是痛處也時常潰爛，湧出新鮮的血來。這些信件中所講的都是問候、道謝、效勞、以及景慕等。但是如果有一樣東西使得腓特烈回想到服爾泰的狡黠和頑皮，那麼他的頌揚話中，就要帶些輕蔑與不悅的表示。假使服爾泰會憶起他和他的姪女在弗蘭克福所受到腓特烈的侮辱，那麼他的表示則更可糟糕了。他的一大套頌詞就立即轉為痛罵。『你該記得你是怎樣對待我的。因為你，我竟失去我本國國王的寵幸。因為你，我給我的國裏逐了出來。我愛你。我把我自己來信託你。我沒有別的願望，只想終生侍奉你。然而我的報酬是什麼呢？一切你所恩賜給我的東西、鑰匙、勳位、恩俸，都剝削去了，而我不得不逃出你的領土。我給你的擲彈兵追逐着，好似我已做了一個逃兵。我受你的逮捕，受你的侮辱，受你的掠奪。我的姪女被你的士兵在弗蘭克福的爛泥上拖過，好像她是你營裏的可憐隨從。你有偉大的天才。你有佳美的品質。但是你有一樁令人憎恨的惡德。你已經玷辱了哲學家的令名。你

替那些頑固者所作的誹謗來張目，頑固者說凡是反對基督教者，他的正義或人道是不能信賴的。『國王的答覆雖不像這樣熱烈，但卻具有同樣的嚴肅——』——你該知道你在普魯士的行為是很可恥的。你同一個像我那樣不以天才有弱點為嫌的人來往，可稱是你的運氣。你很應該在地牢裏看着。你的才智並不比你的奸詐狠毒更來得名頭大。光是一座墳墓還不够收受你的怨恨。莫貝修意已死去了；但是你還繼續中傷他嘲弄他，好像他活着的時候，你還沒有害得他够。這種話我也不必多說了。尤其，我們也不必再聽關於你的姪女的事了。我一聽到她的名字就討厭死。我可以拿你的功績來抵當你的過失；但是她卻不曾寫過一篇謨罕默德（Mahomet）或梅洛貝（Merope）。

像這樣的攻訐，我們總以為定能使一切友好的通信中止。但是事實上卻並不如此。這一對非常人物在每次發過脾氣後，便變得比以前還要和好，並且用一種奇異的懇摯態度來互相表示景仰和關懷。

像這樣的彼此通信，他們對於各自說話不甚注意，已可想而知了。英國大使米契爾（Mitchell）

曉得普魯士王常寫信給服爾泰，對於最重要的事情便隨便告訴他，但是很使米契爾驚駭的就是國王稱呼這個負有極大恩寵的通信者爲黑心人，地球上的最大流氓。而這位詩人寫給國王的信也並不比此更加尊敬些。

假使要服爾泰說出他對於腓特烈有什麼真正感想，這也許會難倒他了。蓋感想是一切情感的混合物，由仇視而至於友誼，由嘲笑而至於欣羨，都有的。這些元素的比例，是每分鐘有變動的。這位老宗師全像一個驕慣的小孩子，一刻鐘內也會把叫喊、頓足、拍掌、大笑、接吻、擁抱，樣樣做到。他的怨恨是不會消滅的；但是他對於老朋友倒不是沒有同情心。他是一個法國人，故希望能夠得到本國對於他的歡迎。他是一個哲學家，故急於想把一個哲學家的寶座坐穩。他對於腓特烈是又想援助他，又想屈辱他。只有一個方法可以使他一切相衝突的感情立刻得到滿足。那就是如果腓特烈受着法國的干涉而存在，如果世人知道這種干涉，是腓特烈靠着服爾泰的斡旋，那麼這真是一個愉快的報復；這真是以德報怨使傲慢的人自家慚愧死了。這個徒勞的不休息的詩人，竟沒有想到在他那阿爾卑斯山附近的隱舍裏主持歐洲的和平是不可能的事。愛斯脫雷元帥已離去了哈諾

威那裏的法軍已歸黎志留 (Richelieu) 公爵統率。黎志留是以長於獻媚著名的。他實在是引爲職業的種族裏的傑出人物，他對於小格雷皮雲 (Crebillon the younger) 和拉·克洛 (La Clos) 供給了些可作他們的英雄之榜樣。他幼年時代，宮闈本身當不能滿足其潛越風流。據說他在奧爾良 (Orleans) 家族裏也是入幕的人物；有些人懷疑他是和使路易十五的嬌媚的母親，在彌留時所引爲隱限的事件有關。但是公爵現在已有六十歲了。他的心腸已爲惡行惡德腐化甚深。他的頭腦老早只是慣於去想零星瑣事，他的身體已虛弱不堪，他的財產已消滅殆盡，而最壞的則爲他的一個通通紅的鼻子，他現在已經踏進了昏暗無價值無人敬重的高年了。他除了有他與法國全體貴族所共有個人勇氣外，是沒有資格來總管軍符的，但是他已做了哈諾威軍隊的首領了；他靠了這個銜頭，極盡勒索行賄之能事，籍補償以前他荒淫揮霍的一生裏所損失的財產。

黎志留公爵一生痛恨哲學家，把他們當作黨徒看待，並非爲了他們哲學體系的某某部分，應被善良聰明人所非難，而是爲了他們的德行，他們的自由研究精神，他們的憎惡社會弊害，他自己便是這種弊害的化身。但是他與許多和他抱同樣思想的人們，卻在不受法律保護的作家名單中，

把服爾泰圈掉。服爾泰常寫詔謂的信給費南 (Ferne) 他借錢給這位宗師，並且將這種慇懃的友誼維持到使對方忘記付利息。服爾泰想，要把公爵和普魯士王聯絡起來，是要他來幹的。他懇切的寫信給他們倆；他的成功便是使二人間開始通起信來。

但是腓特烈卻用極不同的方法而得到自救。十一月初，看來他完全是投在天羅地網裏了。俄國人已正在蹂躪東部諸省，細勒西亞各處則被奧地利人侵掠。由羅亨 (Rohan) 的大阿毛利加 (Amorica) 族親王蘇比元帥 (Marshal Soubise) 的統率的一大隊法軍正自西邁進。柏林也被奧國的輕騎軍攻下。而腓特烈則在短促的三十日內竟能把自己從這種形勢裏面解脫出來，可謂榮耀已極。

他先去抵抗蘇比。十一月五日兩軍在羅斯巴哈 (Rossbach) 相遇，法軍雖較普軍多一倍，但缺乏訓練，且將領又是個蠢物。腓特烈的韜略，與普魯士軍隊的奮勇有紀律，遂大敗法人。七千敵軍悉成俘虜。他們的鎗彈輜重都到了征服者的手裏。遁逃士卒的亂竄情形，好像一羣暴民給騎隊衝得四分五散一般。腓特烈在西方得了勝利後，便率軍轉向細勒西亞。那裏似乎一切都已失去了。不

勒斯勞 (Breslau) 被陷，握着大權的勞蘭的查理則據有全省，十二月五日，即羅斯巴哈之戰後一月，率有四萬士卒的腓特烈與率有不下六萬的士卒的查理相會於不勒斯勞附近的盧仙 (Lützen)。

腓特烈平時也許把普通的士兵僅當做一架機器看待，但是在這一個很重要的時候，他卻採用像後來拿破崙所用獲有奇效的可以使士氣大振的方法。腓特烈召集他的主要官員，以很慷慨很悲憤的話來向他們演說，並叫他們把他所說的話轉述給他們的兵士聽。當列陣時，普魯士軍隊誰都有躍躍欲試之概，但是卻很有秩序。軍隊在鼓笛聲中，喝着老薩克森斯登霍 (Sternholds) 的粗陋的讚美歌向前進行。他們的作戰，從來沒有這樣的盡力，就是他們領袖的天才也從來沒有顯得這般超越特出。『那次戰爭，』拿破崙說，『允推傑作。就戰爭本身來講，已足使腓特烈在諸將帥中坐第一把交椅。』戰爭是完全得勝了。奧軍二萬七千人非傷亡，即成俘虜，軍旗五十面，礮一百尊，車四千輛，都落在普魯士人手中。不勒斯勞的城門開了；細勒西亞重被克服，勞蘭的查理在布魯塞爾匿跡銷聲的歸隱了。腓特烈在此次作戰後，也准許他的士兵暫時休息過冬了。像這番戰事的變化莫測，無論在古史或近代史上都是難找得到的。

於是腓特烈的大名佈滿全球。他在末後一年還因利益關係而同三列強作戰。三強裏面的最弱者的作戰資源還比腓特烈多上三倍。他和這種優勢的軍隊對陣大戰四次，竟有三次得勝；而在古林失敗的挽回，不但並不減低，且更可增高他軍隊的聲譽。盧仙的勝利如今已很驕傲的載入了光榮的普魯士歷史中了。來比錫果同滑鐵盧一樣，對於人類是產生有很重大的影響的。但是來比錫的光榮應該由普魯士軍與奧地利、俄羅斯軍共分的；在滑鐵盧、不列顛步軍也擔負了當日的重任。羅斯巴哈的勝利，以軍事的見地看來卻比盧仙的勝利要少光榮些；因為這不過是打勝了一個無能的將軍和毫無組織的軍隊罷了，雖則說是所產生的道德效果卻大得很。腓特烈以前一切的勝利都是戰勝了日耳曼人而得的，故這種勝利在日耳曼人中引不起民族誇矜的情緒來。一個赫斯（Hesse）人或哈諾威人如果聽得波美拉尼亞人在殺戮摩拉維亞（Moravia）人或者聽得薩克森的旗已掛在柏林的教堂上，那麼要他們感到任何的愛國歡躍是不可能的。事。日耳曼軍隊的聲譽，在全世界雖說已經很高，但是從他們的人民立場看起來，還是不足道的，因為此等勝利尚不能與英法在阿金庫爾（Agincourt）或英格蘭蘇格蘭在班諾克本（Bannockburn）相提並

論不過是互相殘殺而已。他們抗禦外人最光榮的勳績，還是出於攸琴的指揮。然而攸琴本身便是一個外國人。羅斯巴哈的戰爭消息擾動了從阿爾卑斯山到波羅的海，從庫爾蘭 (Courland) 邊境到勞蘭邊境之有勢力的全部民衆的熱血。威斯脫法里亞 (Westphalia) 和下薩克森向來充斥着大批的外國人，他們的言語叫人難懂，他的急性易怒以爲放肆的態度，叫人引起強烈的憎惡與痛苦。這一大批人後來被日耳曼戰士中一小隊把他們趕得逃掉了，這小隊卻由一個父母都是日耳曼血統的王子率領着，他有日耳曼人之清秀的藍眼和美麗的頭髮。自從夏理曼帝國 (The Empire of Charlemagne) 瓦解以來，條頓族人從來沒有像這一次在戰場上勝過法軍的。這個消息在一個操着古代阿米紐斯 (Arminius) 語系的各種土語的大家族全體得知了，都特別慰悅和驕傲。而腓特烈的大名在某種程度內便開始被這個大家族全體當作他們的政府和京城看待了。腓特烈遂成爲一切真正的日耳曼人的聯合中心。巴威略人與威斯脫法里亞人以及弗蘭克福的公民與努連堡 (Nuremberg) 的公民都把這個大名當題目來相互祝賀。於是人們第一次纔明白日耳曼是一個真的民族國家。於是人們第一次方認識一八一三年使中歐獲得拯救的愛

國精神，這種精神還是在那裏，並且永久的在那裏，衛護着來因河的自由，以抵抗外人的野心。

那著名日子所產生出來的影響，並不僅以政事方面爲限。日耳曼的大詩人大雄辯家以爲這位偉大國王雖不尊重，又不精通祖國的言語，只會把法國當作唯一的藝術哲學之鄉，但是他的如此是出於不得已，他曾盡力使日耳曼的天才，從外人的羈絆裏解放出來，在戰勝蘇比時，他無意中激起一種精神，不久就使他對於包亞洛（Boileau）與服爾泰在文學上所據的高位頗爲懷疑。事情很奇怪的擾亂了人類之一切計劃。這位只讀法文只寫法文，並且希望做一個法文名家的君主，就在這毫不自覺中使歐陸一半的地方脫離了法國的批評世界，雖說他本人一直到死爲止，還是那個世界中的一個奴隸。甚至日耳曼贊成腓特烈的熱誠幾乎反趕不上英國。英國對於這位同盟的誕辰慶祝，是和對於本國元首的誕辰一樣熱烈。那天晚上，倫敦街上大放光明。每宅屋子裏都掛有這位戴着捲邊帽子拖一條長辮子的羅斯巴哈的英雄肖像。到今日，一個留心些的觀察人可以在舊式旅舍的廳裏和賣印版畫的店裏找着二十張腓特烈的像，而喬其第二（George II）的像倒只有一張。那些畫工到處替人把海軍提督范濃（Vernon）的像改爲普魯士國王。這種熱心，在

信奉宗教的人民中是很強烈的，在美以美派（Methodists）中尤甚，這些人知道法奧兩國人民信天主教，便把腓特烈作爲宗教改革的約書亞（Joshua）或基甸（Gideon）了。有一個華德斐爾特（Whiterfield）地方的聽衆，有一天參加教堂裏所舉行的盧仙戰爭的稱謝禮，回到塔保內克爾（Tabernacle）後，在日記上記入以下一段優美而滑稽的文章，其中有云：『上帝鼓勵普魯士王與其士卒作祈禱。他們在與敵交戰之前，齋戒三日，並費了一點鐘作祈禱唱聖詩。啊！又禱告又打仗多麼好呀！』有幾個有地位的英國青年發起到日耳曼當義勇軍去，其目的在聆悉這位最偉大的軍事領袖的作戰方略。不列顛對於他表示親善和欣羨，而其所作的這個最後證據卻給腓特烈婉卻了。他的軍營是不能容無專門學識的學生託足的。普魯士士兵的訓練，嚴厲異常。軍官在戰場上所訓練的節制和克己，甚至好像最嚴厲的僧侶戒條一般。不管他們的出身如何高貴，職務如何崇高，他們的食器卻是白鐵製成的，稍爲再好些的就不能有。即使是伯爵和陸軍元帥，如果他們的行李裏有一柄純銀匙，就要犯重罪。每年有二萬個年青活潑的英國人，過慣了自由奢侈的生活，一旦要他們屈服於斯巴達式的束縛下，倒是不容易的事。腓特烈也不敢拿管理自家百姓的方法來管理

他們。他對於英國是很恭敬的，他不能把這許多不易駕馭的姓霍華德 (Howard) 和姓卡文的虛 (Cavendish) 的少爺兵監禁起來，或者打死，而且有些備有車馬雇有穿制服的僕役服侍，用盆子進餐，飲香檳酒和匈牙利托凱酒 (Tokay) 的翩翩公子們的榜樣，反使全軍的紀律破壞。他想還是開始就不通融爲妙，於是很客氣地拒絕這類危險分子加入他的隊伍裏。

英國人對於他所作的援助是非常有用非常合意的。每年將近七十萬鎊的津貼也許可以使腓特烈在軍隊裏增加五萬人。如今權力甚大，聲譽極隆的皮德 (Pitt)在那個時候，就擔任防護日耳曼以抵禦法國的工作，他祇要求腓特烈借一位大將給他。腓特烈選定的大軍是勃倫瑞克的斐迪南親王，此人在普魯士軍界裏很負聲譽。他所統率的大軍，有一部分是英國人，一部分是哈諾威人，一部分是從帝國各小邦裏雇來的傭兵合成。不久便證明這兩個聯盟政府的選擇得人，他本人也成爲當時的第二大軍事家。

腓特烈在不勒斯勞過冬，他在那裏，除了讀寫而外，又作下次戰爭的準備。當初他的軍隊因戰爭所遭之損害今已很快的恢復過來；到了一七五八年春天，他又等待來鬪爭了。斐迪南親王制住

法人的前進。同時腓特烈試和奧地利作戰幾次，無大結果，即向俄國反攻。此時俄國人已進據腓特烈的國土中心，每到一處，即大施燒殺和破壞。腓特烈在奧得河（Oder）弗蘭克福附近的藏多夫（Zorndorf）同他們交綏。戰爭時間甚久，流血亦甚多，但彼此的領土並無得失。日耳曼人和塞種人（Scythians）本互相仇視，而這些半野蠻的侵略者做出了許多破壞的事來，叫腓特烈與他的軍隊看了更爲震怒。故遂大殺俄人，使他們片甲不留。在幾個月內，東方也沒有什麼可以去擔心的危險了。

腓特烈宣布了一個感謝祭日，他的百姓便得很驕傲很高興的慶祝着。在英國，這種慶祝也是熱烈而誠意的。這就是腓特烈的軍事光榮達到極點的時代。在一年的四分之三的短促時間內，他同法、奧、俄三個好戰的王國的有力的軍隊大戰三次而都得到勝利。

但是意志堅強者的心情，是註定了立刻接着要嘗試命運的兩個極端方面之滋味的。在這接二連三的勝利之後，就有接二連三的災難來了，這差不多使每一個將帥的名譽和豪氣，都這般地摧殘破碎了。惟腓特烈的災難雖多，而他的民衆，他的同盟，以及他的敵人仍舊對他是很敬仰的。他

雖則被厄運和厭世所挫，但是還是繼續作戰，所以他的失敗他的潛逃，以及他的似乎絕望的覆滅，是比他在疆場上所得最可驕人的勝利更爲偉大。

他戰勝了俄羅斯人後，急赴薩克森對付女王的軍隊。女王的軍隊是由她的大將裏最小心的陶恩以及最智巧而有膽略的勞敦（Laudohn）統率的。這兩位著名的領袖的共同劃策，便把這個人的謹慎與那個人的勇壯很滿意的聯合起來。到了深夜，他們突然到了霍赫基爾慶（Hochkirchen）來襲擊腓特烈的軍營。腓特烈鎮靜應付，方免全軍覆沒；但是所吃的敗仗與所受的重大損失，則已無法挽回了。英國凱斯元帥（Marshal Keith）是陣亡者之一。鎗砲一響便把這位在休息中的高貴流浪寄寓者喚醒。他立刻奔往前線去，他雖則受了重傷，但仍舊不肯離開疆場。當他正在重整殘軍的時候，一顆奧地利的子彈把他多變遷多事故的一生結束了。

這次失敗，頗爲嚴重。但是在一切軍事家中，腓特烈很知道如何去補償失敗，而陶恩則不大曉得如何來增進勝利。數日後，普魯士的軍隊又像戰前那樣可畏了。然而他們的前途卻很暗澹。一隊由哈許將軍（Harsch）統率的奧軍侵入細勒西亞，圍攻那益賽（Neisse）堡壘。陶恩在霍赫基爾

慶得勝後，寫了封信給哈許，措辭很自誇：——「你繼續作進攻那益賽的工作罷。對付這位國王要沉靜，我將詳細的把他告訴你。」普魯士人的形勢確是充滿了困難。在他們與細勒西亞間有陶恩的得勝軍隊駐在那兒。他們要到細勒西亞畢竟不是易事。假使他們真到了那裏，那麼他們一跑開，薩克森便受奧地利人的襲擊了。但是腓特烈的英勇和活動是越過了一切阻礙的。他異常迅速的率軍繞道前進，經過陶恩駐地，急至細勒西亞，使那益賽解圍，把哈許逐往波希米亞。陶恩見腓特烈已離開薩克森，乃利用此機會進攻德勒斯登。普魯士軍遂竭力的防守着。那個富足的文雅的城市中的居民們懇求在內的守備兵和在外的圍攻軍隊大發慈悲心，但都歸無用。美麗的近郊悉成一片焦土。如果要佔有此城市的話，顯非用鎗劍一條街一條街的殺過去不可。正在危急的時候，突來了消息，說是腓特烈已肅清細勒西亞的敵軍，現在正兼程進發到薩克森來了。陶恩乃自德勒斯登撤退，回到奧國的領土裏去。腓特烈在經過了一大堆一大堆的殘墟以後，乃在這個因為君主施行柔弱無信義的政策而受慘禍的大都會裏舉行凱旋。這是在十一月二十日那一天。其時天氣寒冷，軍事工作就得停頓下來；腓特烈遂再在不勒斯勞度冬。

可怕的七年戰爭已經過去三年了；但腓特烈還是安如磐石。他最近迭遭國內以及軍事上的種種不幸。在十月十四日，即在霍赫基爾慶戰敗的一天（亦即四十八年後，使普魯士化為灰燼的一場更利害的慘敗之週年祭日），巴路脫（Bayreuth）的女侯（Margravine）味爾海爾密娜死去了。我們從她親手遺下的記載以及和她同時代的最具眼力的人遺下的記載看來，我們便該說她已是一個粗俗不漂亮而又好懷憎恨的人物，但是尚賦有溫和與慷慨。她性格堅強，觀察明敏，又很開通，實不愧為腓特烈的親愛的姊姊。他對於失了他的姊姊所感到的悲痛，是和那剛強性成對於一省的損失或一次戰爭的損失所感到的悲痛相同。

腓特烈在不勒斯勞過冬的時候，做詩甚勤。他寫的最生動的幾首，大槪要在他苛刻的諷刺路易和旁伯多夫人的詩裏去找。他在這個時候，把詩作成，就送給服爾泰去看。這些詩果真很好，且還弄得服爾泰怕了起來，他深恐人家疑心是他做的，或者至少是他校正一番過的；他一半爲的是怕一半也許是惡作劇，他把這些詩先送給旭亞守爾（Choisoul）公爵去看。這位公爵是當時的法國首相。旭亞守爾決定用腓特烈的武器來對付腓特烈，可謂聰明已極。他乃向頗有詩才和諷刺小智

的巴利索 (Palissot) 求助。他寫出了幾首講腓特烈的道德和文格的尖刻詩。公爵便拿這些詩給服爾泰去看。這種做詩的筆戰，正是接着藏多夫的屠殺和德勒斯登的火災之後，故頗可表明普魯士性格的古怪和複雜。

在這個當兒，他又給一個新的敵人攻襲來了。繼承聖彼得的二百五十年代中最好最聰明的本篤 (Benedict) 第十四已不再活在世上了。在他的統治時期和他的門弟子甘根尼里 (Gangane-III) 的統治期間的一個短時間內，羅馬法王的寶座已給號稱克萊門 (Clement) 第十三的黎索尼珂 (Rezonico) 佔去。這個荒謬教士決定來嘗試自己有什麼權力可袒助正統派的瑪麗黛麗莎以反抗一個異教的國王。在聖誕節日熱烈的做着彌撒的時候，這位教皇把一柄有富麗的佩帶和鞘殼的寶劍，一頂鑲有銀鼠皮的紅絨帽，和一個作神聖慰藉者的神祕標記之珠綴着的鴿形器，在嚴肅的祝福之後，便用盛大的典禮送到古林和霍赫基爾慶的征服者陶恩元帥那裏去。羅馬教皇對於衛教的大人物之作這種賞賜，並不止一次了。在六世紀以前烏爾班 (Urban) 二世曾以和上面差不多的榮譽，賞賜布意容 (Bouillon) 的高弗萊 (Godfrey)。阿爾巴 (Alba) 因為破

壞尼德蘭之自由有功，蘇比斯基 (John Sobiesky) 因為拯救了維也納，二人都受到這種同樣的榮譽。在十一世紀間，守聖墓的男爵 (Baron of the Holy Sepulchre) 恭敬非凡所接受來的禮物，直到了十七世紀還沒有完全抹去其價值。但到了讀孟德斯鳩和服爾泰二人著作的時代，那些禮物就顯得可笑得難以形容了。腓特烈寫了幾首諷刺詩，諷刺那些禮物的賞賜者和接受者。但是公衆即使沒有人提醒，也會從彼得堡 (Petersburg) 直到里斯本 (Lisbon) 掀起了一陣廣布的哄笑聲的，而使教皇知道那十字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在這可怕戰爭中所稱作最兇險的第四次作戰如今已開幕了。奧軍滿佈於薩克森境內，進逼柏林。俄軍把腓特烈駐在奧得河的諸將打敗而進脅細勒西亞，以冀與勞敦相聯合，並在庫涅斯多夫 (Kunersdorf) 築有極堅固的防禦工事。腓特烈趕忙跑去襲擊他們。於是雙方大戰。在早晨的時候，一切都被普軍的猛烈和領袖的才能所解決了，陣線也破了。俄軍的鎗礮有一半繳械。腓特烈乃寫了二行字，遣一個使者到柏林去報告已獲全勝。但同時，頑強的俄軍雖打敗，然尚不至於崩潰，他們已經佔據在一個很難攻破的位置，那是在弗蘭克福的猶太人，慣在那裏埋葬墳的一座高邱。

上面。後來戰爭又開始。普魯士步兵在有熱帶地方那樣熱的烈日下苦戰了六小時，已經筋疲力盡，仍然進攻不已，但是不能得手。腓特烈親自衝鋒三次。有兩匹馬就死在他的袴下，參謀部裏的軍官們也多倒在他的四周。他的外衣給幾個子彈擊穿。這一切都已完了。他的步兵給敵軍殺得往後退去。因此人人都立即大爲震懼起來。此時由勞敦統率的兇猛騎兵，還是聲勢很盛，便向遲疑不決的敵軍衝上去。接着是一陣呼喊。腓特烈差不多要落在征服者的手裏了，一個人數無多的勇猛驍騎隊長，在這危機垂於一髮的時候，很費了力，方把腓特烈救了出來。此時心身俱疲乏的腓特烈，在那夜到了一個被哥薩克兵洗劫的村裏；在一座破空屋中，他就倒在一堆稻草上。他遣人把第二封緊急文書送到柏林去，裏面所寫的和第一次迥然不同：——『讓王族離開柏林。檔案移往波資丹。此城可與敵方議和。』

實則此次的失敗，受挫是很大的。早晨在黑鷹旗下進發的五萬人，生還的竟不到三千人。腓特烈又想到他的昇平，乃作書與朋友們永訣，並且指導他們在他死後的應付方法：——『我今已智窮力盡了。』——這是他所寫下的某一封信的話——『一切都已完了。我不願在故國淪亡中

偷生，永袂了。』

但同盟國因爲彼此互相嫉妒，所以不能繼續獲得勝利。他們僅徘徊爭嚷幾日，便告失敗，而腓特烈僅改革幾日，而所受成效，卻比別的軍人們費了好幾年功夫還要好些。在戰後的一天早上，他便招集了一萬八千人。以後又很快的增到三萬。鎗礮則自附近堡壘中提取，於是一個軍隊又成立了。柏林現在已平安；但是種種不幸事件，卻不絕的向腓特烈降臨。他有一個大將率領大軍在馬克森（Maxen）的給敵人捕了去；還有一個則在邁仙（Meissen）戰敗；到後來，這個戰事，在一七五七年的寒冬結束，普魯士的情況看起來是絕望了。唯一可以引爲安慰的，便是勃倫瑞克的斐迪南在西方作戰，總算比他主人的運氣爲好些。他的戰績不少，尤以明敦（Minden）一役最爲光榮，因此所有對於法國的懼怕都已消除了。

第五年現將開始。普魯士迭經數十萬外寇的摧殘，已勢難繼續鬪爭。但是除掉法國革命慘怛時期的公安委員會外，腓特烈對於戰爭的努力，是別的歐洲強國所不能及的。他統治他的國家，和統治一個圍城一般，不計其財產受損毀的程度若何，亦不計其日常生活遭停頓的態度若何，他只

知道一味向前，與敵相對抗。祇要普魯士剩得有一個人，此人還是要負鎗的，祇要剩得有一匹馬，在此馬還是要拖載的。錢幣貶值，官吏欠薪；有幾省的民政完全消滅。但是祇須有黑麥麵包和馬鈴薯，只須有鎗彈火藥，即維持生命和摧毀生命的工具，還存在的話，腓特烈決定要作戰到底的。

一七六〇年戰爭的初期，頗與腓特烈不利。柏林又被敵軍佔據了。他們在民間大事搜括，並洗劫王宮。但是過了二年災難後，腓特烈又得到勝利。他在里格尼自（*Lignitz*）大勝勞敦；在托高（*Torgau*）作了一天可怕的屠殺後，他又打敗了陶恩。第五年已過完，事情仍來了。在遭過戰事的地方，人民困苦窮乏的情形比以前更形淒慘；但是腓特烈因為那裏面尚存留有人畜軍器糧食，所以依舊繼續作戰。實則他現在已焦急得要發狂了。他心中異常怨恨。他受了敵人的苦逼，雖說這是腓特烈本人的無品行的野心所激起的，遂引為不解的深仇，並公然急於想作報復，毫無隱藏。他在有一封信中說，『要把我所擔負的叫別人來負擔是椿難事。我現在漸覺得，像意大利人所說的，復仇可博得衆神的歡樂。我的哲學是從苦難中磨折出來的。我不像我們在故事裏所讀到的聖人；我承認我是死亦無憾的，只要我能把我所受到的痛苦之一部先加諸敵人。』

他在一七六一年的一戰中，就能懷着這種感想竭力掙扎，雖說得到種種的成功但是並未獲得永久的光榮。總之，此次戰爭的結局，普魯士是損失很大的。敵軍並未大勝；但是這隻被人窮迫的老虎雖在沒命的跳躍，可是周圍一切的追逐者們都緊緊的圍困他了。勞敦已乘隙襲取希華特尼次（Schweidnitz）的要塞。這個要塞的陷落，使細勒西亞的一半地方，和穿過山地最重要的狹徑的控制權都落於奧地利人手中了。俄羅斯人使腓特烈的部將在波美拉尼亞地方敗退。國內到處荒涼，據他的自白，他自顧之餘，茫然若失，不知再向何處徵求新兵馬匹糧食了。

這時忽發生兩件大事，差不多使歐洲所有列強間的關係要全部改變。一件是皮德（Pitt）的退職；一件便是俄女皇依麗莎白的駕崩。

皮德的下野，似乎便是勃蘭敦堡族總崩潰的預兆。他為人驕傲激烈是不配作有駭人或背信舉動的。當他得勢的時候，他時常宣稱，說是英國史不會訂烏得勒支（Utrecht）和約的，決不爲了任何自私目的，縱令痛苦達於極點，來把一個同盟拋棄的。歐洲大陸的戰爭，就是他自己的戰爭。他用他的辯才來詆毀加德雷脫（Carteret）的哈諾威政策，和紐加色爾（Newcastle）的日耳曼補

助金，他宣稱哈諾威對於英國，是和罕布什爾（Hampshire）一樣可貴，他要在日耳曼把亞美利加征服。如今他已倒了，他有時妄用威權，但是常具勇氣和天才，他的威權已授與一個他所寵幸的人，此人即保王黨（Tory）的代表，該黨曾於皮德和馬爾波洛（Marlborough）為難，又拋棄了加達魯倫人（Catalans）而任安如的腓力（Philip of Anjou）復仇。這一位新任大人的主要目標是想同法國媾和，並不管是否得當，便立即擺脫每一個大陸糾葛。英國此後的政策使腓特烈對於英國一名字引起一種不公正而又深切的痛恨，使產生的影響至今猶未為整個文化世界所忘卻。有了那政策，數年後，英國急欲抵抗波旁族時便不能在歐洲大陸上找一個聯盟來做幫手。有了那政策，腓特烈便和英國疏遠，在後來竟逼得和俄國接近，並引俄國來幫同造成一個為其他大罪惡的本源之大罪惡，就是波蘭第一次的瓜分。

皮德的引退還不會使普魯士喪失了她的唯一的朋友，此時值俄國女皇伊麗莎白的駕崩，北方的政治遂發生了一個大變化。現在繼承大統的女皇姪兒彼得大公（Grand Duke Peter），不但沒有像他姑母有反對腓特烈的種種偏見，而且還是這個偉大國王的崇拜者，卑劣行為的做尤

者。這位新沙皇的政府爲日頗短，且又欠吉利，但已足使全基督教世界內發生一種變動了。他釋放了普魯士的囚徒，好好的供應他們，把他們遣送到故主那裏去；他把伊麗莎白決定編入她的領土內的各地所駐的軍隊撤退了去；他免除國內所有普魯士人對於俄羅斯應作的誓忠。

他同普魯士締結讓普大佔便宜的和約還不够，並要求普魯士給他一個在普軍隊中的名譽職，他因此便穿着普魯士的制服，胸上佩着普魯士的黑鷹，準備訪問普魯士以與他所崇拜的偶像會晤，他甚至選送了精兵一萬五千人來補充腓特烈的殘軍的實力。腓特烈因爲得到這個補充，上年所受的損失，遂恢復甚速，故重征細勒西亞，敗陶恩於白格斯多夫（Buckersdorf），克服希華特尼次，到了年終，普魯士與瑪麗黛麗莎軍隊相作戰的兵力，是和一七五九年大敗以前一般。戰爭終了時，他的朋友彼得皇帝以蔑視人民的制度、習俗和感想，引起他們羣起反對他本人和他的政府，他就喪失帝位，被弑而死。於是女皇凱塞琳（Catherine）第二登極。她主政伊始，決不能對腓特烈表示友好，並且不准她的軍隊受腓特烈的指揮。但是她對於丈夫所締結的和約，卻很遵守，故普魯士遂無再受東面的威脅之危險。

同時，英、法兩國相偕退出。他們締結了一個彼此對於日耳曼的戰爭均須恪守中立的條約。這樣一來，雙方的聯盟就解散了。現在只剩下奧地利與普魯士這兩個原有的仇敵相互對峙着。

奧地利的資源顯較普魯士充足甚多，而在戰爭中所受消耗亦較少，然而奧地利以前有法、俄接濟，尚且無甚成就，今要想單獨應戰，更無希望，況這時她又有後顧之憂。土耳其政府揚言威脅，並在匈牙利邊境，聚集軍隊十萬人，女皇的雄心與復仇心便因此冷下去了。一七六三年二月，胡柏斯堡（Hubertsburg）的條約結束了此次蹂躪日耳曼歷時七年的戰爭。腓特烈沒有把地方割讓一點。整個歐洲大陸同他相抗也不能從他的鐵腕裏把細勒西亞奪了去。

戰事過去了。腓特烈安然無恙了。他的光榮是無法嫉妒的。他所侵略的地方，固沒有像亞歷山大、愷撒、拿破崙那樣的廣大，他在戰場上也並沒有像馬爾波洛與威靈吞（Wellington）那樣常得到勝利，可是像他那樣為應付最大優勢的威權與最險惡的命運所表現之能力和決心，實在歷史中樹立一個無可匹敵的榜樣。他離開柏林已六年多了，如今凱旋回來。街上燈彩輝煌，當他帶着勃倫瑞克的斐迪南坐在一輛敞開馬車經過時，羣衆高聲祝頌呼喚着。他給他們的愛戴所感動，不

禁重複的呼道：『我的親愛的百姓萬歲！我的孩子們萬歲！』但是甚至在這些歡樂景象裏面，他依舊看見各處陳列着毀滅衰落的殘跡。柏林的被洗劫，已不止一次。居民大量的減少下去。然而講起來，柏林還比他處受損失較少。私人財產的毀滅，一切階級的痛苦，就是最忍心的人看見了，也要不禁寒慄起來。差不多每一省都是經過戰事。而每次戰爭都是非常殘酷的。大批的奧國輕騎軍都到了細勒西亞。數千數萬哥薩克的士兵在波美拉尼亞和勃蘭敦堡橫行。據說光是侵略者所作的搜括，已達一萬萬餘元；但是這種勒索的數目，當然是比不上在戰爭裏被他們所損毀的價值之大。田地弄得荒蕪了。就是穀種也因飢饉而被吞盡了。荒年以及因荒年而產生的疫瘟掃滅了成羣的牛羊；而在可怕的戰爭過後，人類又接着遇到大傳染病，也是一定不能免的。差不多有一萬五千戶的屋子悉化爲焦土。國內的人口在七年內，竟減少十分之一，死亡之多，殊駭人聽聞。可作戰的男子，確有六分之一是陣亡的。所以有好幾塊地方到了收穫時節，也看不見有男子，祇有女人在田裏工作。在別的地方，旅行者因爲一連走過好多村落，都是沒有人煙，而不禁戰慄起來。這時錢幣也慘跌了；司法和地方行政都停頓起來了；整個社會制度都弄得替亂無序。因爲在這可怕的鬭爭時候，一

切東西不是軍事暴行，就是混亂而已。就是軍隊也是沒有組織。有幾個將帥和許多很好的軍官都死去了，要用別人來補充是不可能的。在戰爭告終後，要另行招募些新軍也是千難萬難，所以要加以挑選或者減斥也是辦不到的。整個軍隊完全是逃亡者或囚徒所組成。因之只好再來三十年休養，勤勉做事，方可修復這七年的大毀滅，當然這也是很困難的。然而普魯士有一樁可以自慰的事情，就是沒有弄了債務出來。本來戰爭的擔負是很駭人的，差不多叫人擔當不起；但是他們在戰事結束後，倒沒有混亂金融的欠款。

至此我們該停止了。我們已把腓特烈的軍人生涯講完了。如他的言行錄完成，我們又可重來留詳他的爲人而對於他在七年戰爭後許多年的平靜生活中所作的內政外交和他的私人習慣，也可知道一點了。